

玉簪记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



明 高濂

玉簪记

(明) 高 濂 著

剧 情 简 介

南宋初年，有一对青年男女，男青年名潘必正，女青年名陈娇莲。他们曾由父母指腹联姻，双方交换碧玉鸾簪和白玉扇坠，作为订婚信物。

娇莲父亲早亡，娇莲同母亲清贫苦守。靖康之变，金兵南侵，逃难之中，陈氏母女失散。陈母投奔潘亲家府中栖身。娇莲逃至金陵城外，走投无路。经张二嫂引进女贞观，拜观主为师，取法名妙常，从此暂在观中安身。

潘必正长到十七岁，奉父母之命，赴京应试，不料因病下第。他羞于归家，因他姑母是金陵女贞观观主，故特来金陵相投。姑母将他安置在东首碧云楼上攻习诗书，以待下科上京赴选。

一天，潘生在姑母处遇到了陈妙常，见她生得光彩艳丽，竟被吸引住了，尽日思恋怀念。一天妙常煮茗焚香，相邀潘生谈话。二人饮茶叙谈，潘生怜惜妙常独守空门，妙常心有所感，又违心地表示：不劳相公费心。潘生自此相思有增无减。

潘生散步遣闷，忽闻一阵凄楚的乐声传来，原来是妙常在那里弹琴。他循声而去，不禁失声赞叹，把弹琴人吓了一跳。妙常请潘生弹一曲。潘生随手弹吟一曲。妙常听出他弹的是《雉朝飞》。潘也请教陈一曲，陈即弹吟了一曲《广寒游》。两人都听出各自在曲中所寄之情。潘生挑逗地问：“露冷霜凝，衾儿枕儿谁共温？”妙常斥其出言轻薄，扬言要禀告他姑母。潘慌忙下跪道歉，并讷讷告辞。陈叮嘱仔细慢走，潘乘机折回借灯，陈连忙把门关上。潘生一走，陈倒念叨起来。潘生其实并未走远，还在门外徘徊，听得门内喃喃自语，虽然不甚分明，已感觉到句句暗含愁恨。

潘生回到书斋，竟然相思成疾。妙常探病后回到自己房内，一心想念潘生，彻夜辗转难眠，便起来填了一首词，聊以寄托自己的春情。词云：“松舍清灯闪闪，云堂钟鼓沉沉，黄昏独自展孤衾，欲睡先愁不稳。一念静中思动，遍身欲

火难禁，强将津唾咽凡心，争奈凡心转盛。”

潘生的病终于好了，病后无聊，信步来到妙常卧房，见妙常正在小睡，便随手翻阅桌上的经书，无意间发现那首词稿，不觉大喜过望，以为天赋姻缘。他揭开罗帐，把妙常抱在怀里。妙常惊醒大怒，要到观主前告他窃玉偷香。潘这回不怕告状了，他嘻皮笑脸地把词意翻说一遍。妙常急寻词稿，已经不见，自知内心秘密已经暴露，只得半推半就，将终身托付于他。两人海誓山盟，了却了相思孽债。

日子一久，被观主察觉。观主便逼着潘生提前赴临安春试。观主为防意外，亲自陪送他到江口码头，一直看到他乘船远去才回寺观。

妙常不顾一切独自出门追赶潘生。可是到了江边，潘生已经乘舟远去。妙常雇得一只小船在后面紧紧追赶。追上了潘生，两船相傍，两人对视，说不完的千言万语。妙常赠潘生碧玉鸾簪一枝，以为加冠之兆。潘生回赠白玉扇坠一枚，期为双鸳之会。两人执手反复叮咛，戚泣拜别。

潘郎去后杳无音信。妙常朝思暮想，恹恹成病；况又有孕在身，衣带日短，怕有人知，不敢出门。溧阳县有一花花公子，名叫王仁，他垂涎于陈妙常的美貌，曾托凝春庵王师姑前来作伐，被妙常斥退。王仁怪王尼骗财赖婚，王尼怨王仁强逼做媒，两人争吵起来，同到官府告状。知府张于湖曾便服到过女贞观，知道妙常是个正派人。遂将王仁、王尼各打二十，逐出府衙。

潘必正上京应试，得中二甲进士。观主因侄儿已经功成名就，十分高兴，连他与妙常私通之事，也都看成一桩喜事。妙常被安顿在张二娘家，就托二娘为媒，等待成亲。不久，必正放外任，路出金陵，迎娶妙常，荣归故里，拜见父母和岳母。提起定情的簪、坠，这才发现，这两件东西原来就是两亲家当年指腹为婚的信物，陈妙常正是潘必正的未婚妻。于是夫妻重圆，母女重逢，全家上下一片喜庆。

白话故事

一、母女离散，娇莲成妙常

公元 1126 年冬，金军攻破北宋京城开封府，次年四月，又掳徽宗、钦宗和宗室后妃等数千人北去，灭了北宋。宋高宗赵构在建康登上了皇帝宝座，守着半壁河山屈辱求和。就在这“靖康之变”的动乱中，开封府尹潘凤解职归田，回到了河南故里闲居。

潘凤还乡已十余年了，膝下只有一子，名叫潘必正，不仅相貌英俊，而且极有才学，人们都称赞他是国家栋梁之材。因此潘凤十分喜爱。有不少的人来提亲，总被潘凤摇头拒绝。

原来还在开封府任上时，潘凤与同僚陈老先生十分要好，结了儿女亲家，以玉簪和鸳坠为订婚信物。哪知告老还乡后，一别就是十六年，音讯全无，婚事也就拖了下来。

如今，朝廷又要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，潘凤只好把儿子的婚事先搁置一旁。潘必正对婚姻大事也并没挂在心上，听爹爹吩咐，便和书僮进安收拾好琴剑书箱，拜别父母，望京城而去。

再说陈老先生原是开封府丞，自与潘凤别后不久，就一病不起，留下夫人钱氏与女儿陈娇莲，撒手归西。

陈老先生为官清正，没有什么积蓄。钱氏带着娇莲，日子越过越艰难。女儿又长大成人，这桩婚事，倒令钱氏十分作难：十几年没有信息，这桩婚事恐怕也付之流水了。

陈娇莲倒十分懂事，常常安慰母亲道：“母亲，自古就说‘一富一贫，才见

交情；一贵一贱，交情才见。’现在父亲去世，家境贫寒，何况事情已隔了这么多年，不必再提，只有耐心等待了。”

倘若就这样平平安安地苦度日子，潘凤待儿子考试归来，也定会派人前去找寻，替他们完婚。偏偏人生不如意事，常有十之八九。突然风云变幻，金兵大举南侵，宋朝军队望风而逃。可怜老百姓，逃难中妻离子散，陈娇莲与母亲钱氏也被冲散了。

乱兵过后，娇莲不见了母亲，急得四处大喊：“娘，娘……。”喊破喉咙，也没有答声。娇莲长在闺中，从没出过门，如今走到一个十分陌生的地方，又累又饿，看看天色已晚，心里害怕，见前面有处密林，便想在里面暂时躲过一晚，明天再说。

忽听得前面一声“哎哟”，原来是位农妇跌倒了。娇莲一阵心喜，“总算有伴了”，急急走上前道：“婆婆，这前不挨村，后不沾店，小女子一人太孤单，请婆婆带我一起走吧！”话没说完，脚踩着小石子，也跌了下去。

农妇笑道：“我刚起来，你又跌倒了。看你也怪可怜的，起来和我一同走吧。”

娇莲小脚早就走痛了，这时跌倒更是雪上加霜，一时竟站不起来。农妇听见远远的敲锣声，生怕又被乱兵碰上，不耐烦地道：“快些走！快些走！呸，咱们人生面不熟的，为啥要受你牵连？”说着，慌慌忙忙地丢下娇莲，自己走了。

娇莲想到自己如今似柳絮乱飘，无处是归宿，一时悲从中来，伤心地哭泣起来。

“姑娘，你住哪里？为什么在这里啼哭？”娇莲抬起头来，见是一位慈眉善目的大嫂，料无恶意，止住了哭，道：“我本是官宦家之女，被乱兵把家人冲散了，从小没离过家门，不知走哪条路才好，前前后后也没有投靠的地方，恐怕只有死了才干净！”说罢又哭。

这大嫂是个热心肠的人，便开导她不可寻短见，道：“女娘子，我本想留你在我家安顿，只因我有丈夫，内外不便。如今兵荒马乱的，姑娘也很难再往前走，我们村里有一个女贞观，都是出家的女尼，我领你入观暂住一些时，不知你觉得怎样？”

娇莲垂泪道：“若能这样，大嫂就是我的重生父母，再养爹娘，请问大嫂贵姓？”

“我是女贞观邻居张二娘。”

“不知女贞观在哪里？”

“你随我来，就在前面。”张二娘引着娇莲转过小溪，一道绿杨低垂掩映的朱门就出现在面前。“里面有人吗？”张二娘轻轻地叩了三下门。

“哦，原来是张二娘。”观主打开门，见后面还站着一位小姐，“这位娘子从哪里来？”

张二娘道：“她是官宦人家子女，因为遭遇乱兵，与母亲分散，迷了路，我在路上偶然碰见，特地引来到师父处寄居。”

娇莲自思无处容身，不如暂且入观为尼，向观主施礼道：“小女子愿拜师为徒。”

观主道：“做我徒弟不要紧，只是要长吃素斋，伴青灯古佛，你受得了吗？”

“师父在上，弟子情愿皈依，身上有金凤钗一双、鸾坠一对，现献给师父，当作饮食的费用。”

“女娘子，只要你受五戒三皈，其他就不必说什么了，这也是你我的缘法，方能千里相会。”

张二娘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老师父请上坐，让她向你叩拜。”

观主拦住道：“先拜了三宝神佛，然后再拜我。我问你：家住哪里？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小女子姓陈，名叫娇莲，谭州人。今年刚十六岁，没有许配人家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替你取个法名，叫作妙常。你先跪下，拜了三宝神佛。”

娇莲拜过神佛，又拜观主：“师父在上，受弟子一拜。”

娇莲含悲忍泪归了佛门，又拜张二娘道：“张二娘在上，受我一拜。若不嫌弃，从此结成姐妹，好不好？”

张二娘喜道：“好！好！好！”

到了这时，娇莲方放下心来，终于有了一个家。只是不知母亲流落到何方，也无可奈何，空劳挂心了。

自此娇莲改名妙常，每日里吃斋念佛，不知不觉过了一年。

二、知府钟情，陈夫人投亲

这是一个夏日，雨过初霁，树上的知了拉长了嗓子，天气又闷热起来。金陵知府张于湖走马上任，怕城里太热，便令仆人王安先在城外找个佛寺道院，可以洗澡乘凉。又恐怕惊动大家，要王安只说是位相公，不可说出真实身份。说也凑巧，王安竟找到了妙常出家的“敕建女贞观”。

“里面有人吗？”王安敲门道。

门“吱”地一声开了，出来一位香公：“客官，到此有何贵干？”

“老人家，有礼了。我家相公是从河南到此远游求学的，打算在贵院借宿几夜，稍稍避暑消夏，一定有酬谢的。”

香公道：“既然是远地来的相公，让我禀告观主。”说着走到后堂，禀告观主。

观主道：“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给他找间闲房吧。客人来时告诉我一声。”

王安谢过香公，回去接张知府来到观前。

观主见张于湖气宇轩昂，料不是等闲之辈，叙礼已毕，邀进观中客堂奉茶。

张于湖悄悄对王安道：“这位观主是半老佳人，姿色犹美，好似雨过樱桃，隔年老酒，魅力非凡，快到寓所取香帕来送观主。”

王安答应一声去了。

观主道：“请问相公，仙乡何处？尊姓大名？”

张于湖道：“学生是河南郡人，姓王名通，曾中举人第一名。”

观主施礼道：“原来是王解元，失敬！失敬！”

张于湖道：“学生远游访学，为求闲情到贵院借宿，莲花池水正好洗濯世俗的杂念。不知观主出家多久了？”

“离家已很多年了，虚度五十个春秋了。”观主十分感叹。

“不知观主贵姓，祖居何处？”

“贫尼俗家姓潘，家住和州历阳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不说也罢。”

陈妙常听说有客人，好奇地走了进来。张于湖只觉眼前一亮，竟是一位十分标致的小尼姑到了面前，忙起身施礼：“仙姑，有礼了。”

陈妙常犹如未见，向观主施礼，道：“师父，这位相公从何处来？”

观主介绍道：“这位是河南解元王相公，要在我们这儿暂住几日。”

妙常回过身来，道：“相公，请坐。”

“好一位仙姑，也在这里出家！”张于湖惊奇地问道。

陈妙常道：“小尼自幼体弱多病，所以捐身佛门。小庵荒凉，怠慢了贵宾，还请原谅。”

这时，香公走了进来道：“陈师父，悟真庵王师兄送来贴佛金，等着见你哩！”

陈妙常向张于湖施礼道：“相公，贫尼有客，不能相陪了。”款款地去了。

张于湖望着她的背影，一时竟想得痴了。观主一声咳嗽，方使他回过神来，道：“刚才这位姑姑，真是天上神仙。”

观主微微笑道：“她是贫尼的愚徒，怎敢与天上神仙相比？相公说笑了！”

“不知她的法名如何称呼？青春多少？”

“小徒俗家姓陈，法号妙常，还很年轻。”

“想必是和你同住了!”

观主摇摇头，道：“小徒十分洒脱，不同凡俗，独居别院。天色已晚，请到清芬轩，稍坐片刻，便用晚斋。”

香公进来道：“水已烧好，请相公洗澡。”

观主道：“香公，小心侍候相公。贫尼少陪了。”

张于湖起身相送：“多谢了!”转身问香公道：“香公，你高寿多少?”

“虚长八十三岁了!”

“在此观多少年?”

“大概三十多年了吧!”

“身上衣服是谁管呢?”

“只要茶饭不缺，也就心满意足了，谁还计较衣服!”

“王安，取两匹布来送香公做衣服穿。”

王安答应下去，果然给香公送来了两匹上等好布。

香公见他出手大方，十分感激，连连道谢。

张于湖道：“一点小事，不必挂在心上。刚才那位道姑，出家几年了?”

香公道：“她名叫陈妙常，刚十七岁。她父亲在世时，曾做过开封府丞。去年，金兵南下，母子逃难离散，所以来到这里出家。”

“她的卧室在哪里?”

香公心里雪亮，知道这位相公想必是看上了妙常的美貌，想打她的主意。欲待不告诉，又受了他的恩惠，只得如实说道：“就在最西头，白云堂边就是。请相公洗澡。”

张于湖洗着澡，心却飞到陈妙常身边去了，思谋着如何才能一亲芳泽不题。

却说陈夫人和仆人陈旺与娇莲失散之后，不知经历了多少磨难，也没找着娇莲，这天来到了潘家村。

老仆人陈旺以前随老爷来过潘家一次，依稀记得门巷，道：“老夫人，前面就是潘亲家家了。”

陈夫人整了整头发、衣服，心里担忧：“不知他们肯不肯认我这穷亲家?”

陈旺看出了陈夫人的担心，道：“老夫人既然到了，总得去试一试。依老仆看来，潘亲家不会如此绝情的。”

陈夫人道：“但愿如此。不过，你还是先进去和他们讲，有穷亲戚来投靠。”

陈旺道：“老仆知道了。”

潘夙与夫人正在后院赏花，听仆人禀报有客来了，忙到堂前，见一个衣衫褴褛的陌生人站在堂下。

见潘夙与夫人来了，那人慌忙跪下磕头，泪下如雨。

潘夙道：“起来说话。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小人是陈家的陈旺。”陈旺站起来道。

潘夫人这时也认出来了，“哎呀，果然是陈亲家的旺官。快请坐，亲家母还好吧？”

陈旺道：“她已经在门外了。”

潘夙与夫人听说亲家母来，喜出望外，急急忙忙地迎了出来。拉着陈夫人的手进了客堂，道：“亲家母，先歇息一下，再慢慢细说。”

陈夫人见亲家毫无嫌弃自己之意，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，细细地说出与娇莲离散的遭遇。

潘夙夫妇听说娇莲不知在何方，也不禁老泪纵横，哽咽道：“幸好亲家还安然无恙，就先在我们家住下吧。”

陈夫人没见到潘必正，问道：“怎么不见令郎呢？”

“他参加春选考试去了，也有两个多月没有书信了。”潘夫人担心地道。

这一说，又惹起了伤心处，两个亲家母不禁抱头痛哭一场。还是潘夙的劝解，两人方收住泪水，拉起家常。

自此，陈夫人在亲家家中安居下来。

三、落花有意，流水却无情

陈妙常在观中和一众师兄，表面上似乎心如止水，但青春的骚动，却难以抑制。眼见门前燕子双双飞去又飞来，一种莫名其妙的情思，不时涌上心间，难以排遣。

这天晚间，又是观主讲经的时候。“禅机玄妙，法流净土，二十八门妙品，普渡群迷，……你须把孽根磨，早办慈航出爱河。”她那里滔滔不绝，尼姑们一齐合掌，口念“阿弥陀佛”，心里却在想：“这分中恩爱，月下姻缘，如何了却相思债！我把芳年虚度，老年蹉跎，衣食都无措。空门来托钵，做尼姑，也只是当年没奈何。”

观主讲累了，道：“徒弟们，你们要依据经卷，仔细地体会佛意，不可马虎过去，我要去打坐一会儿。”

徒弟们恨不得她早点走，道：“请师父自便。”

见观主走了，陈妙常道：“列位师兄，听了半天经，身体都疲倦了，我们到

松棚下散散心，好不好？”

尼姑们都高兴地道：“好！”

“你们看，一轮明月斜挂树梢，万籁无声，花影满石阶，真是太可爱了。”妙常由衷地赞叹道。

尼姑们笑道：“果然可爱，只是少了几个丈夫。若有丈夫陪着，那才美哩！”

“不要取笑。”妙常道。

“尼姑尼姑，原有丈夫，只为挣点钱财，来戴这顶毗卢。”一个年纪稍大的尼姑道。

其他几个尼姑道：“早就听说陈姑弹得一手好琴，就弹一曲听听吧！”

陈妙常笑道：“好吧，就怕玷污了你们的耳朵。”

幽幽的琴声，清澈婉转，时而如白鹤直冲云霄，时而如青鸾急急飞腾，引得月下散步的张于湖来到松棚旁。

“原来是陈仙姑给尼姑们弹琴，可爱，可爱。”张于湖自言自语地道。

“刚才弹得妙绝，再弹一曲怎样？”尼姑们央求道。

陈妙常不忍拂众意，玉指轻拨，琴声一变，竟流出一股悲意，仿佛是在诉说内心的哀伤，又似牵来割不断的愁丝。正在哀愁深处，突然琴弦断了。

“好像有人在偷听。”妙常道。

“不会吧？这里哪会有人进来。”尼姑们道。

“佛门虽然与尘世人间相隔，只怕花荫深处有人躲藏。”陈妙常道。

“夜深了，我们回去吧！”尼姑们道。

张于湖屏住呼吸，不敢出声，见她们都走了，方走出花阴，赞道：“世上竟有如此美丽的女子，可惜进了尼姑庵。不知我张于湖有没有这个艳福？我先题首诗在这粉墙上，寄托我离别的情怀。明天陈仙姑经过这里，一定会看到。王安，王安！”

王安从梦中惊醒，见主人还没睡，道：“老爷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快把文房四宝拿来。”

“知道了！”

张于湖取过笔砚，在墙上题道：“一曲霓裳香雾薄，夜深偷向月中看。分明人坐天香窟，何事空门虚合欢。”题罢，回到屋中，仍久久不能入睡，不知这首诗能不能勾引住她？就这样胡思乱想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张于湖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恋，大着胆子敲响了妙常的房门。

“原来是相公，贫尼施礼了。”

“仙姑不必多礼。”

“未得相迎，罪过，罪过。”

“随便来禅堂拜访，打扰仙姑清修，惭愧，惭愧！”

“不敢当，请用茶。”

张于湖见妙常并无嗔怪的意思，浅浅地啜了口茶，试探地道：“仙姑，昨夜听你弹的妙曲，小生回去一夜无眠，巫山心事不知向谁说。”

妙常知道他的来意，道：“相公，贫尼早已看破红尘，四大皆空，你不要错把杨枝当柳枝，多情不如去章台。”

张于湖见她一口回绝，却不相信她当真没有人世情欲，只得迂回地进攻，笑道：“小生一句玩笑话，请不要放在心上。”四下一望，见桌上棋盘非常精美，道：“仙姑难道也会下棋？”

“不敢，稍稍懂得一些。”妙常道。

“请你指教一局。”

妙常含笑点头。二人便在黑白世界你来我往，杀得天昏地暗。

张于湖不过是想借下棋和妙常多呆一会，眼睛望着妙常秀丽的脸庞，拴不住心猿意马，棋就下得差了，竟然连输了两局。

妙常笑道：“相公，你都让了两局了。”

“仙姑，你不仅琴弹得好，棋也下得妙，小生不是对手。”张于湖见她手摇一把扇子，灵机一动，道：“仙姑手里一把好扇，怎么没人题字呢？”

妙常道：“欲请相公墨宝，又怕轻慢了。”

张于湖接过扇来，思忖一番：“不如挑明一些，看她究竟有没有情。”援笔题道：“碧玉簪冠金缕衣，玉如肌。从今休去说西施，怎如伊。香腻桃腮不傅粉，最偏宜。好对眉儿共眼儿，觑人痴。”

妙常接过扇子，道：“词章虽然写得妙，不过语言太轻狂了些。外面闲花野草虽多，相公还是不要狂言才好！”

见她并没有发怒，张于湖又挑逗道：“禅房清冷独坐，谁与你为伴？”

妙常道：“一炉香烟，空闲时弹弹琴弦，岂不胜似活神仙么？相公，你的意思我也明白，不过贫尼禅心只爱空旷寂静，莲池不是蓝桥，不要耽误了你自身。”

张于湖见她说得真切，叹道：“仙姑，你的心像玉一样洁白，容貌像瑶池的仙女般美丽，可惜白白地老去，请原谅小生的冒昧。”

第二天，张于湖带着王安，悄悄地上任去了。

张于湖走了没几天，一年一度的庙会到了。观主一早便把尼姑们叫起做功课，准备接待香客。

“老师父，进兴这里有礼了。耿府衙门的耿小姐来这里烧香还愿。”观主转

过身来，见是一位差役模样的人向她施礼。

“小姐在哪里？快快有请。”

耿小姐羞羞怯怯地走了进来，道：“小女子去年曾许愿花幡、灯烛，特准备白银十两，望观主笑纳，以了我心愿。”

观主道：“小姐上坐，贫尼即刻就写祝文。”

“观主，溧阳县里第一个会乱花钱的王公子、我家主人来看佛会了。”一个家僮模样的人又进来说道。

观主还没起身，那王公子已进来了。观主连忙说：“没有迎接公子，多多得罪，多多得罪。请先在鹤轩休息一会，等耿小姐还了心愿，再请过来烧香。”

“不碍事。你料理自家的事，不要管我。”王公子道。

“小姐，请烧香。”观主请耿小姐道。

小姐烧香许愿，却让王公子饱餐了秀色。“哎呀，这美丽的仙子也不知从哪里飞来。你看，她的发髻上插着玉簪，鬓角挂着金钗，她的腰肢如燕子般轻巧，又如花枝般娇柔，我怎样才能把她抱满怀？”王公子一双色迷迷的眼睛在耿小姐身上扫来扫去，再也不肯离开。

观主似乎有些觉察，见小姐许完愿，道：“小姐，去看看今天陈设的道场。”

道场里，观主一一给耿小姐介绍，有观世音菩萨，有释迦牟尼佛，有阿罗汉。

耿小姐道：“有的人披枷带锁在地下受苦，有的人被幢旗宝伞迎接过桥，是为什么？”

观主笑了一笑，道：“那用幢旗宝伞迎送的，是在世时行善的；那披枷带锁受苦的，却是在世时作恶的。所以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”

耿小姐远远地瞧见有些男人向这里奔来，道：“那边又有人来了。”

观主道：“小姐不必惊慌，我们先到白云楼看荷花，再吃些素斋。”

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十分好色的王公子。

王公子见了耿小姐的美貌，春心难耐，心想若能遂了自己的心愿，哪怕是把她供作观音菩萨天天跪拜，也觉得畅快，所以带着家僮家丁跟着后面，生怕她飞了。

耿小姐见他时时跟着，心里害怕，便领着家丁向观主告辞，急急地走了。

王公子没有跟上耿小姐，不禁感到乏趣。“哼，跟了她半天，却没有一点恩和爱，这相思病害杀我了。”

家僮取笑道：“我的爷，今天只拣了个美哉快哉。”

众家丁添了句：“爷，还要添些苦哉！”

“呸，敢取笑老爷么？回去不给我想法把那小妞弄上手，看我不打断你们的狗腿！”他愤愤地骑上马，一溜烟地跑了。

四、潘生落地，妙常遇知音

再说潘必正进京赴考，前两场十分得意，不料偶感风寒，病倒客栈。多亏书僮进安侍候周到，不过月余，病就好了，只是错过了策问考试，自然榜上无名。满心羞愧，不敢回家。想起有个姑姑，从小出家金陵女贞观，不如到那里投亲，温习功课，明年再赴京考试。

潘必正与书僮进安一路行来，不觉已经到了女贞观。

听见敲门声，观主打开门来，不由得十分惊奇：“呀！原来是必正侄儿，怎么会来到这里？”潘必正不由得垂泪，只说了句“没有中试”，便呜咽起来。观主见状心疼，忙让他坐下。进安又磕头请安。

陈妙常听见堂前人声喧闹，有人悲戚哭啼，急急走了出来。“这一位相公从哪里来？”

观主道：“这是我的侄儿，因为没有中进士无脸还家，所以远投到观中。骨肉相望，实在令人感到凄凉。侄儿，你把考试未中的情况，一一说给姑母听。”

潘必正忍住泪水，将落第的情况说了一遍。

观主叹道：“自从与你们分别，远离尘世，我也时时想念着你们，今天见到你，我很高兴。”

潘必正忍不住又哭了起来。

“侄儿，不必眼泪汪汪，总有一天会扬眉吐气。我这里清静安适，翠竹幽幽，虽没有鱼肉，却适合写文章。”观主劝道。

陈妙常见他目光有神，气概不凡，不知为什么，竟有一种亲近之感，不禁也劝慰了几句。

观主道：“孩子，你先在此住下，攻读诗书，等下一次开科考试，再去参加。”

潘必正道：“多谢姑母。”

“香公，你在哪里？”

“观主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这相公是我侄儿，因为落榜来到这里，暂时借住云房，攻读诗书。你把东头的碧云楼收拾一下，让相公休息。”

潘必正谢过姑母，和书僮进安随香公来到碧云楼。

凭栏而望，只见松竹森森，绿柳随风摇摆，不时飘来阵阵荷香，虽是炎夏，却感凉风宜人，十分舒畅，果然是攻读诗书的好地方！一腔愁绪，顿时去了许多。

观中住了几日，潘必正想起那天见到的陈妙常。这几天仔细偷看，果然如临凡仙子，光彩夺人，不禁掩卷叹道：“这等美人，为什么偏偏要遁入空门？”又思念家乡，一颗心却似乎让妙常给拴住了，不忍就这样离去。

正想着心事，香公进来道：“潘相公，陈姑煮茶焚香，特请相公前去闲谈片刻，请不要拒绝。”

潘必正没料到陈妙常会请他，心中如小鹿乱撞，十分激动，道：“好，我们一起前去便了。”

沿着长满芳草的小路，穿过清静的庭院，一阵桂花的清香扑鼻而来。浓荫下，掩着一道小门。

香公道：“陈师父，潘相公请来了。”

陈妙常急忙快步相迎：“相公，贫尼施礼了。”

潘必正慌忙回礼道：“仙姑不必多礼。”

妙常道：“禅房草屋，只有清香和苦茶。自相公到观中，还没很好地招待。特备下清茶一杯，聊表心意。”

潘必正道：“多谢了。”

“道宁、道成，上茶。”

原来这道宁、道成一个瞎子，一个是跛脚，给潘必正沏好茶水，道：“相公请用茶。”

道成道：“潘相公，小尼提醒你一声，前两天也有一位相公，比你稍微老一点，也来和我师父闲谈。谁知他不规矩，可能想调戏我师父，被我师父劈脸喷了八百八十八口唾气，抹了十七八碗唾沫走了。你不要又蹈前辙噢！你若是找我，就不要紧，可以随时奉陪。”

陈妙常叱道：“不要胡说，快进去。”

“我真的愿意，不是取笑，若是说谎，让我舌头上生疔疮。”道成笑嘻嘻地道。一边说着，一边不情愿地走了。

潘必正道：“这禅房真好，是仙姑建造的？”

“不敢当。不过我这儿庭院幽静，满地松阴无点尘，煮茶品茗，倒可以消除不少烦恼。”

“仙姑是从小出家呢，还是长大以后才出家？”

“贫尼是从小就入空门的。”

潘必正与陈妙常第一次坐得这样近，见她虽是一身僧服，却别有风韵。天生丽质，少女的芳香使他心摇神驰，开口道：“博山香炉香烟缭绕，林中深处有黄莺啼叫，虽有仙家景致，但独守禅房，枕衾自温，有谁问寒问暖呢？你看那红花盛开，绿叶娇嫩，蜂飞蝶舞，还不是为着伤春？”

陈妙常道：“山林泉下，这一身清静悠闲，也不是红尘中人可以体会得到的。潘相公，巫山迢迢路远，是要伤神劳思的，不要白费了梦中的想念。”

潘必正听她说出这番话来，心不禁凉了半截，正要答话，却见香公进来道：“潘相公，观主让你马上去。”

“仙姑，多多打扰了。”潘必正告辞出来，不觉十分惆怅。

其实，观主找潘必正并无什么大事，只是叮嘱侄儿要珍惜时间，好好用功，明年也好中试，衣锦还乡。

晚上，潘必正躺在床上，窗外月光如水，想到陈妙常姣好的面庞，哪里还睡得着？一阵无端的烦恼排不去，解不开，不禁披衣出院，信步到了白云楼下。

只听一阵悠扬的琴声随风传来，凄凄楚楚，似有说不尽的离别情怀。循着琴声望去，却是自妙常的屋内传出。暗自忖道：既是陈姑所弹的琴曲，不如到她的堂内，仔细地听一番，岂不是好？

陈妙常的心思完全融合在这首《潇湘水云》琴曲中去了。潘必正进了屋，她都没发觉。直到潘必正赞道：“仙姑的琴弹得真好！”她方惊了一跳，嗔道：“你从哪里闯进来的？”

“得罪仙姑了。”潘必正十分歉然。

“是不是为了听这首曲子？”

“小生一人，孤枕难眠，因此在月下漫步吟咏，以遣情怀。忽然听到琴声悠远深长，一时难以自己，不知不觉就走到这里来了。”

陈妙常笑道：“我也是见月明如洗，夜色清凉，所以弹奏一曲，稍稍排遣寂寞。相公想必也是知音，向你请教一曲，怎么样？”

潘必正也想趁此良夜美景，向陈妙常一吐衷曲，道：“小生班门弄斧，请仙姑不要取笑。”说罢，一边弹，一边吟：“雉朝飞兮清霜，惨孤飞兮无双，念寡阴兮少阳，怨鹄兮彷徨。”

妙常道：“这是《雉朝飞》琴曲啊。相公如此年轻，为什么要弹这种没有妻子的曲调呢？”

“小生本来就没有妻子。”

陈妙常知道他又是借题发挥了，道：“这与我没有关系。”

“想请仙姑再教我一曲，好不好？”

“相公弹奏的琴曲，已是极好的了，贫尼以前还没听到过哩！贫尼只不过学得一些皮毛，又怎么敢班门弄斧呢？”

“仙姑太谦虚了，莫不是嫌小生粗俗，不懂高山流水么？”

“相公这么说，贫尼只好献丑了。”陈妙常也很想和他多呆一会。自入观以来，还难得遇到这么知音的人。陈妙常轻轻地拨动琴弦，吟道：“烟淡淡兮轻云，香霭霭兮桂阴，喜长宵兮孤冷，抱玉兔兮自温。”

潘必正赞道：“好一首《广寒游》，正是天上仙曲！只是太孤寂清冷，难以排遣愁闷。”

陈妙常道：“相公，你这话就说差了。贫尼倒觉得佛门仙境，清静淡泊，既没有尘世的离别怨苦，也没有无聊的愁闷；春去秋来，花开花落，毫不挂怀。枕席之间，耳听钟儿磬儿响声，睡得更香；焚香颂经，与尘世隔绝，长短是非，有谁评论？难道还不好么？”

潘必正笑道：“仙姑，小生觉得很不好。”

“哦？那你说说看。”

“更深夜静，独坐月下有谁问？琴声怨声，又有谁分得清？空床冷被，月照荷花，三星照人，有谁相陪？枕儿被儿，又有谁与你共温？”

也许是潘必正挑逗的话太露骨，陈妙常只觉得耳发烧，脸发烫，佯怒道：“相公，你说话太轻狂，屡屡讥笑。莫非你春心飘荡，有非分之想？我就对你姑姑说去，看你如何辩解！”气咻咻地背过身去。

潘必正见她发怒，不由得慌了，跪下道：“小生信口胡说，请仙姑原谅。”

陈妙常见他跪下，忙伸手相扶。潘必正本想趁机握着她的小手，却也不敢，站起来陪着小心道：“只恨巫山云太深，桃源仙境也羞于找寻了。仙姑慈悲心肠，请宽恕小生的少年心性。告辞了。”潘必正一腔心思都在陈妙常身上，见她铁石心肠，竟没有一丝要留他再坐一会儿的意思，只得痛苦地走出房门。

哪个少年不多情，哪个少女不怀春？陈妙常见他痛苦的样子，心里在说：我哪里是没有春心、不恋凡尘情呢？只是身在空门，又哪敢冒失呢！见潘必正走出了门，又关切地道：“潘相公，花丛阴暗的地方，要仔细走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潘必正心里一下轻松了许多，回转身道：“借一盏灯行路可以吗？”

陈妙常怕别人知晓，面子上不好看，忙关上了门，一双眼睛却早已噙满了泪水。

冷月、清风、青灯、古佛，长夜寂寞，陈妙常似乎都习惯了，但自从潘必正出现以后，好像是一颗石子丢进了古井，一颗青春的心激起了无数的涟漪。潘

必正风流倜傥，对她又十分多情，只是姑娘的矜持，使她拒绝了他的求爱。等潘必正一走，她心里叹道：“潘郎潘郎，你的心意我十分明白，我只是脸上装狠，口上装硬，如要答应你，羞答答的我怎么好意思。可惜明月照着你是孤零零，我也是孤零零，这满腔情怀，又怎敢让人知道。”

陈妙常的这些心思，潘必正虽然想不到，但也看出妙常对他十分有情，立
在花阶，思忖道：“她弹奏的琴曲，风韵凄清，句句愁恨，分明有思凡情意，一颦一笑，楚楚动人，青灯古佛，岂不断送了她美妙青春。月下老人，望你早成了我和她的姻缘吧！”

五、书生相思，纨绔再设谋

夏去秋来，潘必正与陈妙常咫尺天涯，一直没有成就这段情缘，竟得下了相思病。

书僮进安坐卧不安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潘必正道：“进安，自从离别家乡到了这里，不知为什么，得了这场病，恐怕不容易好了。唉，多少心事，又能和谁商谈呢？”

“相公，还是安心休养，不要想那么多。我昨天到街上卜了个卦，说你这病是因为一个女人得的。不要发呆了，还是自己消愁解闷吧！门外有人说话，我去看看是谁。”进安把门打开，“原来是观主和陈仙姑，请进。”

观主来到床边，潘必正挣扎着要起来，观主制止道：“必正儿，这几天你的病情怎么样？”

“唉，越来越厉害了。”

“句容有一位方先生，在这里算命，还有些门道，不如去请他来算一算，也好消除灾祸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“好吧！进安，你去请句容方先生来。”

“方先生有几个呢，究竟是请哪一个？”观主道：“就是在大中桥头的那一个。”

进安来到桥头，果见一间破房，外面挂着一面“方半仙”的招牌。“是这里了，待我敲敲门。”进安轻轻敲了几下，道：“方先生在家吗？”

“是什么人？”一个秃头伸出门来。

“小人从女贞观来，想请先生去起课算命。”

“就去，公子前面带路。”

不一会就到了。观主起身相迎道：“这是贫尼侄儿潘必正，因为考试落榜，

在这里借住，没想到突然生起病来，特地请先生起课算命消灾。”

方半仙见她们一副焦急的样子，故意端起架子道：“有没有买下三牲？”

妙常奇怪地问道：“先生还没有起课算命，怎么就先要三牲？”

方半仙道：“我法术最高，闻名四海，没有一点闲空，今日还有一二千人坐在我店中等着算命，若不是观主呼唤，还不得来呢！”由于牛皮吹过了头，观主与妙常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。

进安当场戳穿他的谎言道：“先生，你那间破屋十个人都坐不下，我来接你时，也没看见有人啦？”

方半仙脸都不红，拍拍脑袋，道：“忘了，忘了，是昨天。这样吧，先把潘相公的八字说出来。”

潘必正道：“甲子年、乙亥月、甲子日、乙亥时。”

“好八字，好八字！天干地支两两相同。凡算人的命运，先看纲要。身体强健，精神旺盛，必能当上大官；身体衰弱，精神疲惫，不仅当不到官，生活也始终穷困。由潘公子的八字推算，木生于冬令，虽然不是很合适，但冬尽春来，将来是大有造化的。加上有亥子水源的培植，是大富大贵的命。不过眼下有红鸾天喜星照命，又犯岁神，所以灾祸必然很重、必须要祭祀才能解祸。”

观主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贫尼就去请个法师来禳解，你看怎样？”

方半仙道：“观主这样做就错了。我除了算命之外，又会法术，是张天师门下的大徒弟。赶快去办纸马香烛，我替你禳解。”

进安即刻办好香案，方半仙念念有词道：“上香上香，奉请家堂。山神土地，司命灶王。今日祝献，伏惟潘郎。病不脱体，着枕郎当。身上发冷发热，口里要茶要汤。自从今日禳解，叫他早脱灾殃。神道，你若肯依我说，家家主荐，杀猪杀羊。你若不听我说，我叫你庙中无烛无香。只看今朝以后，若强便强。算来不能够就好，也要准备好棺材衣裳，一时魂不附体，大家哭得哀伤。”

进安听他说出不吉利的话，“呸”地碎了一口，骂道：“先生，你遇到鬼了！”

方半仙辩道：“不是我遇到鬼，是老老实实与你们商量。若要他这个病好，先要遣开旁边的催命大王。”

观主叱道：“不准胡说八道。有些薄礼酬谢，你回去吧！”

方半仙接过银子，嘴都笑歪了：“多谢，多谢。全凭一张嘴，赚尽四方财。”

观主思忖片刻，道：“必正儿，你把病情从头到尾说给姑姑听听。”

潘必正叹道：“这病从没有害过，好像是风前败落的树叶，又像是雨后花朵的羞涩姿态，在心里反反复复，难以驱开，真是十分难受，让侄儿泪水满腮。”

“是不是风寒引起的？”

“不是，连眼都困倦得睁不开。”

“是不是因为忧愁引起的呢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观主想起方才半仙说的“红鸾天喜星照命”来，心中略有所动：莫非是害下了相思病？但却不好明白相问。

陈妙常见他病得厉害，不由得心疼，劝道：“潘相公，你可能是太思念故乡，梦魂不安，或是怀才不遇，寄托荆榛之外？”

潘必正心里道：我这病都是为你而起，难道你不知道么？为什么要故意说开去呢！只是因为姑姑在旁，不敢说出来。只说了声“我好恨啊！”

陈妙常心头明白，道：“相公，不要去怨恨，月亮有圆也有缺，人难免没有灾。只要你放宽胸怀，把心事放开，书斋里自会有春雷来。”

陈妙常话中有话，潘必正岂有听不出来之理？心中总算有了一些宽慰。

只听道宁在外道：“观主，有香客来做功德。”

观主道：“必正儿，本该在这里看护你，佛殿上有人来，我去一会再来。”

陈妙常也起身道：“相公，还是应该去请个医生，我到明天再来看你。”

潘必正苦笑道：“心病还得心药医。”

观主道：“不要乱说。”

见她们走远了，进安不禁嘟起嘴道：“若不是你那个冤家，我家主人怎么会成这个模样，这叫我怎么办呢？”想了一阵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只得把汤药熬好，道：“相公，喝点药吧！”

潘必正心里烦闷，将药碗一掀，道：“我不吃药。”朝里睡了。

进安转而一想，相公这病都是从心上生，若是成全了这对鸳鸯，不吃药病都会好，我且骗他一骗：“相公，陈仙姑在亭子里，等你去说话呢！”

潘必正朦朦胧胧听说陈妙常等他说话，也不知哪儿来的力气，一下就翻身下了床，道：“我就来了。”

见他站立不稳的样子，进安慌忙上前搀扶道：“我扶你去吧！”

潘必正摔开进安的手道：“我自己去，你不准来。”

没走两步，潘必正就跌倒在地。进安心里已完全明白，道：“相公，陈仙姑早走了，是我和你闹着玩的，我搀你进屋去吧！”

潘必正想着陈妙常，病倒床上，没有想到溧阳县的王公子，也正打陈妙常的主意。

原来那日在观中，王公子见了还愿的耿小姐以后，馋涎欲滴，晚上一上床，就想着和耿小姐抱满怀，直到天明。不过，他倒不会得相思病。花柳巷中，他

本是常客。见了美丽的女子，总寻思着如何才能把她弄上手。只不过耿小姐也是大户人家，王公子不敢胡来。想起手下还有两个家僮，便叫他们前来商量。

“大爷，万事、吴成拜见。”两个家僮磕头道。

“呸！罢了罢了，我本想要你们办事，你们倒说万事无成。我什么事都没法成了，把板子拿过来。”

“大爷，你不要发怒嘛！听小人说：小的姓万，名字叫事。”另一个家僮接着道：“小的姓吴，名字叫成。哪里敢触大爷你的霉头呢！”

“哦，我倒忘了，你们本来就叫做万事、吴成，这顿板子就免了吧！”

“是谁在外面高声叫嚷？”王公子不争气，爹娘少不了要狠狠地教训他。一听是娘的声音，吓得跪倒在地：“娘，是我吩咐家僮们到庄上去讨租，不敢瞎嚷嚷。”

家僮见他许久不敢起来，笑道：“你娘都走了很久了，大爷，起来吧，你也太怕了。”

王公子仔细听听，娘真的走了，不禁又吹起牛来：“我怕过谁？我是天不怕地不怕，溧阳县中我最大，上山打虎如打牛，下水骑龙如骑马。”

“你娘又来了。”家僮吓唬道。

王公子以为是真的，赶紧收住嘴，又跪了下去。

“还说不怕，骨头都吓酥了。”

听见家僮们笑起来，王公子知道上了当，爬起来道：“好奴才，倒耍起大爷来了。大爷也只怕娘。此处娘要来，不好说话。走，到我后花园假山上，有事和你们商议。”

到了假山，王公子道：“那天在女贞观见到一个烧香的小姐，想死我了。你们两个怎么想出一个计策，遂了我的心愿，大爷重重有赏。”

万事道：“这是一件小事，好办得很，小的今晚就让大爷抱住小姐成了好事。”

“嗨，我的乖乖，你怎么这样能干。”吴成眼睛都睁大了。

“大爷交待的事办成了，他在一边快活，小的们也可以快活，你去不去啊？”万事摇头晃脑地道。

吴成道：“这就让我糊涂了。大爷把耿小姐弄上手，自然快活，又关我们什么事？”

“嘿，我们叫上一二十个人，大爷装山大王。我们就装他的喽罗，明火执仗地闯进耿家，拿住小姐，大爷自去与她快活，小的们就抢掳些家财，也可下半辈子享用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”

“呸！这种事情都做得么？大爷，那耿小姐已嫁出去了，你想她也没用，倒

是那女贞观中，有一个年轻的尼姑，真是天下少见的美人哪！”

“是真的？为什么那天我没看见她？”王公子道。

“她有病，平日懒得见客，小的们早就知道她的美貌了。”

“美在什么地方？说来听听！”

“大爷，你听我说：她头戴碧玉霞冠，身披一件白罗绸羽衣斗篷，两条秀眉好似春山，荷花般艳丽的脸庞，长着一对醉人的酒涡，樱桃小口，似说还羞，叫人忍不住想亲上一口。还有那十指尖尖，好似嫩笋，一双小脚娇娇柔柔，好似踩着莲花。秋水般的眼珠一转，铁打的菩萨也要动情，小口半开，木头罗汉也要得相思病。大爷，你说漂亮不漂亮？”

王公子听他这一说，身子都酥了半边，道：“好，果然漂亮，耿小姐就算了，你们两个去把这个尼姑叫来，大爷好享用享用。”

“大爷，这你就差了，你以为是烟花女子么？只要给钱就来了！这位尼姑听说一点都不轻佻呢。”

“那你们说怎么办？”

“这事要办成，要去找凝春庵的王师姑，她们两人是好朋友。只要去求她做媒，小尼姑一定会上手的。”

“那好，我们即刻就去找王师姑。”

三人敲开凝春庵的门。

王尼姑一瞧是三个陌生人，衣服穿得倒也光鲜，一望就知谁是主人，谁是仆人。“相公从哪里来？”

王公子施礼道：“我是溧阳最会花钱的王公子，特地来请你帮忙。”

“帮什么忙？”

“女贞观里的陈妙常，十分漂亮。听说你和她是好朋友，我想娶她回去风流快活，特来请师姑帮忙作媒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！罪过，罪过！她是出家人，你怎么能说出下地狱的话，我不管这事。”王尼姑一边说，一边要走。

王公子一把拉住，道：“我话还没说完，别走嘛！你假如能办成这件事，送你白银五十两，怎么样？”

王尼姑听说有五十两银子谢媒，不由得笑道：“你先拿来给我看，不要骗我。”

王公子见她心动了，道：“你不肯就算了，我去成全别人。”

见王公子要走，王尼姑慌忙拉住道：“不要取笑，有什么吩咐？我明天就去说。”

“刚才都说过，就是希望你带回好消息，我在家里把洞房布置好，一定要

用心去说成。”

万事道：“大爷，你就放心吧，媒人的嘴巴又香又甜，天上的麻雀也要被骗下来。”

王尼姑笑道：“好个小奴才，你倒会说。不过，订婚礼要五百，谢媒钱要一千。”

吴成道：“怎么要这样多？”

王公子道：“王仙姑要一千，就给你一千好了。”

六、妙常拒诱，潘生谐良缘

再说陈妙常见潘必正竟为自己病倒，心中不禁十分感激他的多情。想起自己苦守清规已好几年了，尘念仍难以去尽。难道就这样青灯伴长夜、冷被看月明？其实凡尘还是快活得多，尤其是潘公子，若能托付终身，也不枉来人世走一遭。想到这里，不禁信笔拈来，写下胸中的幽情：“松舍青灯闪闪，佛堂钟鼓沉沉。黄昏独自展孤衾，欲睡先愁不稳。一念静中思动，遍身欲火难禁。强将津唾咽凡心，争奈凡心转盛。”

忽听有人敲门，忙将诗稿藏在佛经里面，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“是我！”

一听是好朋友王师姑的声音，妙常打开门道：“很久没见你了，今天来有什么指教？”

王师姑道：“指教不敢当，今天才有点空闲，特地来听你讲经。”

陈妙常说道：“你平时不喜欢佛经，今天怎么想起要听讲？”

王师姑尴尬地笑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最近和过去不同了。前天在月下，我亲眼见到观世音菩萨，她说我平日念佛，还差一百多声就功德圆满，祥云就来接我上天去了。”

陈妙常道：“有这等好事，你为何不多做一会功夫，念完了上天去做神仙。”

“唉！我这人凡心太重，别人差我的钱还没还，又养了一些鸡、羊、猫、犬，，也没卖掉，特别是认得几个和尚，舍不得离开他们，所以我故意不念完。”

“你不要说笑，究竟有什么事就直说吧！”

“妹子，我今天来是特地向你道喜的。”

“师姐，别开玩笑，我有什么喜？”

“溧阳县里有个王公子，不仅人长得英俊潇洒，又是大富大贵人家。他很爱

慕你的美丽容貌，想和你结成连理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”

“阿弥陀佛！我和你都是出家人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要下地狱的话来？”

“妹子，我可是为你好。夫妻之情，有谁不爱？嫁给王公子，有吃有穿又有戴，比清贫痛苦要强多了。”

“师姐，多谢你的好意。不过依我看来，门外游荡的蜜蜂，花里放浪的蝴蝶，有如尘土；出家人长伴青松明月，落得一片高洁，岂不强过一朵凡花任人攀折？你还是少啰嗦的好！”

王师姑见她一口回绝，仍不死心，劝道：“妹子，他家有财有势，嫁给他，你一辈子也就有了归宿，有什么不好！”

陈妙常见她还喋喋不休地劝说着，把脸一沉，道：“王师姑，你再胡言乱语，我们就一刀两断，从此没了这份交情。你就去回复王公子，不要痴心妄想去折月宫里的花枝！哼！”说罢，拂袖而入，将王师姑冷冷地丢在了一边。

王师姑情知再说无益，只得灰溜溜地去找王公子。

刚到门前，恰巧遇见万事出门。“王仙姑，我们公子的亲事说好没有？”

“唉，不好说得，陈师姑要一心向佛，你们公子还是另选美人吧！”

“罢了，我们公子还急等着你的好消息呢，你却说出这个话来。”

“那现在怎么办？”

“嘿，我教你一个办法，哄公子一哄，就这样说：陈妙常已请到门外了，因为我说你十分标致，她心一动就来了。你去接她，不可抬头。等她进了书房，你就可以成就好事了。”

“好，你进去通报。”

王公子听说陈妙常来了，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。万事道：“大爷，王师姑哄着陈妙常说你十分英俊潇洒，说得她动了心，所以就来了，你去迎接她要低着头，等她进了你书房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”

“好，你真会办事！大爷我重重有赏。”王公子心里想陈妙常想得心痒难熬，既然来到门前，忍不住要偷偷瞧一瞧。这一瞧不打紧，竟几乎要气昏过去。“喂，那美人儿呢？怎么会是你这老狗！”

“呸，叫你不要抬头，你倒会偷看。这桩亲事办不成，特地来回复你这老牛。”王师姑也不甘示弱地道。

“奇怪，她怎么会不肯？总是你不会做媒。”

“这可不能怪我，我费尽口舌都说不动她，她说她一心向佛，不贪恋尘世的富贵荣华。”

“唉，我眼巴巴地望着和她鸳鸯帐里成婚配，如今却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王师

姑，你好好想一个办法，如能把她弄上手，我再给你加一倍的谢礼，怎么样？”

听说还要加一倍谢礼，王师姑的两眼都笑眯了缝，道：“哟，王公子这样大方，贫尼少不得要费费心思。有了，你过来，我悄悄给你说，不可走漏了风声。”

王公子附耳过去，听了不住点头：“好计，好计！就这么办。”

再说陈妙常赶走了王师姑，不禁又想起了潘必正，不知他病好了没有？自己青春年少，难道真的就这样守着青灯古佛度过人生？想着想着，不觉有些困倦，倒下睡着了。

也许是月老故意牵线。这天潘必正大病初愈，心中烦闷，信步而行，不知不觉间，竟来到了白云楼。触景情生，心想，何不去找陈仙姑聊聊？

来到妙常住处，却见她斜倚床头，睡得很甜，俏生生的脸蛋分外妩媚。樱桃小口边还挂着一丝笑意。潘必正心头狂跳，赶紧移开了目光。

窗边桌上，放着不少的佛经。潘必正随手一翻，从中掉下一幅字来。仔细一看，却是一首诗。这篇诗稿，正是妙常刚刚藏在里面的。

潘必正看完诗稿，不由得喜出望外，看来陈妙常已有了思凡之心，对自己也并非没有情意。这诗稿到了我手中，正是天赐良缘，万万不能错过了。待我戏她一戏，看她怎么说。想到这里，潘必正轻轻推了推她的身子，叫道：“陈姑，陈姑！”

在梦中，陈妙常梦见自己和潘必正都化成了一对小鸟，飞出牢笼一般的女贞观。外面的天空是那么的广阔，又是那么的自由。她感到开心极了。谁知正在这个时候，潘必正推醒了她。她还以为是道宁，懒洋洋地吩咐道：“快扶我起来。”

潘必正趁势把她抱了起来。陈妙常猛地觉得不对，睁眼一看，竟被潘必正抱在怀里，慌忙使劲一推，怒道：“你一个读书人，怎好这样？错把仙姑做神女。”

潘必正施礼道：“陈姑，我可不是故意的，是你吩咐的吧！其实仙姑和神女，都差不多。今日卓文君遇到了司马相如，两下情同鱼水。”

陈妙常道：“不要胡说，你不是相如，我也不是文君。”

潘必正笑道：“说不定我正是司马相如呢。”

“潘公子，你太无礼了，我要去告诉你姑母。”

“告什么？”

“告你偷香窃玉，意乱神迷。”

“好啊，那我说给你听，有仙姑思凡呢？”

“说的是谁？”

“你听听就知道了：非痴，我青灯愁绪，听黄昏钟磬，夜半寒鸡。孤衾独抱，

未曾睡，先愁不寐。相思，静中一念有谁知，欲火炎遍身难抑。把凡心自咽，只少个萧郎同并，彩凤同骑。”

陈妙常听他说出自己诗稿里的意思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慌忙去找诗稿。

潘必正笑道：“你别找了，你看我手里是什么？”

见潘必正手里拿着的正是自己的诗稿，不禁羞红了脸，道：“你把诗稿好好地还我也就算了，不然的话，就把你当做是贼抓起来。”

潘必正道：“哈哈，那我就把这赃物交出去。如若不然，你来抢去就是。”

陈妙常趁他不注意，伸手去抢，谁知急了些，脚下一个趔趄，往前倒去，正好倒在潘必正怀里。脸“唰”地红到了耳根。想要挣脱，却被潘必正紧紧地抱住了。只觉一阵异样的感觉传遍了全身，说不出的幸福感攫住了她。

潘必正只觉几个月来的相思之苦一扫而光，一面疯狂地吻着，一面解开了陈妙常的衣衫。陈妙常双手无力地抗拒着，任他所为。

潘必正怕惊动别人，也不敢放肆，一会儿已是雨过云收。床铺上，猩红点点。陈妙常双眼泪光莹莹，道：“奴家本是柔枝嫩条，比不得墙花路草，不要让奴家有白头之吟。”

潘必正看着陈妙常如雨后梨花，无比爱怜，道：“妙常，今日恩爱，小生终生难忘，日后若负了今日之情，教小生天诛地灭，永不超生。”

妙常没料到潘必正会发如此毒誓，慌忙捂住他的嘴，嗔道：“又胡言乱语了。”

潘必正搂着陈妙常，舍不得分开，忽听窗外有了响动，慌得潘必正急去躲藏，陈妙常也战战兢兢不敢出声。

却听进安在外笑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观主已经知道了，说是要叫地方拿你们两个送官，怎么办？”

陈妙常又羞又怕，偎着潘必正道：“如何是好？”

潘必正见进安的样子，已知是诈，叱道：“有我在这里，不许胡说。”

进安做个鬼脸，道：“刚才观主来找你，是我替你们遮掩过去了。我只要陈姑叫我一声就是了，不然的话，我可要去出首。”

妙常道：“叫什么？”

“随你。”

“进安哥！”

“不好，除去‘哥’字，添上‘相公’二字。”

陈妙常十分害羞，竟叫不出口。

“不叫也由你，我喊人喽！”

“进安相公！”妙常不得已说道。

进安大笑道：“出庵奶奶！”

潘必正奇怪地问道：“怎么叫做出庵奶奶？”

进安道：“难道你不明白？没有我进安相公，奶奶怎么能出庵呢！”

潘必正叱道：“原来是你骨头痒了，在此胡说八道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追打着进安走了。陈妙常却早羞得跑了进去。

自此后，两人夜里悄悄往来，颠鸾倒凤，鱼水之欢，也不必细说。

七、观主设计，妙常悲离别

这天，月儿又挂上了树梢，陈妙常靠在栏干旁，盼着潘必正快点来相会。只要花间影儿一动，妙常心儿都痒痒的，以为是潘郎来了。等了多时，却不见潘郎的踪影，只得倦倦地回到房中，听那漏壶一滴一滴地响着，空荡荡的房屋令人感到是那么的孤寂。想起昨夜的云雨欢会，又是害羞，又是忧愁。

观主平日里见侄儿与妙常的神情有些蹊跷，暗暗留意，生怕潘必正不务正业，荒芜了学业。这日来到书房，只见灯亮着，却不见侄儿。“必正侄儿，你在哪里？”

潘必正此时刚走上花径，准备去幽会。听到姑母的喊声，吓得心如鹿撞，慌忙转身回书房。“姑母有礼了，呼唤侄儿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你不读书，却跑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亭子上十分幽静凉爽，侄儿在那里乘凉。”

“为什么这样慌慌张张的？”

“这几天功课忙，没来向您老人家请安，我心神难定。”

潘必正的话，观主并不完全相信，却又没发现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只得劝道：“必正贤侄，你要刻苦读书，立下远大的志向，半夜里花间月下，不要闲游荡，争取金榜题名，不要辜负了你父母对你的希望。”

“姑母的教诲，侄儿一定牢牢记在心头。”

“这样罢，你跟我到佛堂去，我一边打坐，你一边读书。等我出定的时候，才可以去睡。一定要这样做。从来佛教与儒家相通，要知道儒修就是佛修。”

潘必正没法，只得强打精神，心思早飞到陈妙常身边去了。好不容易捱到姑母出定，潘必正如逢大赦一般，一溜烟跑到陈妙常处去了。“妙常，我来了。”见妙常不理他却泪水长流，不由得慌了神，道：“为了什么事这么发愁？”

“我发什么愁？把人丢下就罢了。”妙常背过身子，生气地道。

“这话我就不懂了，我想我们今夜又能云雨欢爱，你怎么反倒凄惨愁苦起来了呢？”

“不要说巫山云雨了，你早忘了我们的缠绵情意，让我独自一人，从月东头等到月西头，说丢就丢，哪里看出你有深厚的情意了？”

潘必正搂住她的肩头，道：“我不是故意来迟，我们的事差点就让姑母知道了，当时我已走到半路，听我那狠心的姑母在叫我，只得回去，没想到她把我带到禅堂，待她出定才放我回去睡觉，所以来迟了。”说着，跪了下去，“请原谅我吧！”

妙常见他神情，知道错怪了他，双手去扶道：“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以后不可轻易下跪噢。”

潘必正起身顺势一拉，将妙常拥入怀中。二人帐中云来雨去，不肯罢休，恨不得长夜漫漫不天明。

俗话说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陈妙常与潘必正夜夜欢会，白天两人相遇，那柔情蜜意的目光也让世人看出来了。

观主也十分明白他们二人常常在月下星前偷偷摸摸，躲躲藏藏，倘若事情败露，自己的面子不好看不说，还败坏、玷污了佛门清白之地。怎么办才好呢？早早晚晚的事情，防也防不了那许多。想了半天，她才想出了一条釜底抽薪的好计。

“必正侄儿，你在哪里？”

潘必正坐在床前，想起昨夜与妙常欢爱正浓时，却听进安来告诉他们，有人要来出他们的丑，致使惊散了鸳鸯，心中懊恼不已。听得姑母呼唤，只得强打精神施礼。

姑母吩咐他坐下，然后道：“必正贤侄，我想你父亲只生你一人，指望你功成名就。如今春试的时间快到了，正好收拾书囊，赴临安应试，不要留恋这里不走。”

听说要赶他走，如同晴天霹雳，使潘必正大吃一惊。“姑母，试期还早，等明年春天去也不迟嘛，只是在这里多多麻烦姑母了。”

姑母见他不肯走，十分生气，道：“你这样说，是因为我怕你在这里搅扰，才要你去赴试么？我和你父亲是同胞手足，看到你漂泊不定，有什么脸面去见你父母？你留恋这里不愿意走，自甘人下，又有什么面目回去见父母呢？日后你父母也要埋怨我。叫我好伤心啊。”说着，泪下如雨。

潘必正也知没有理由继续留在这里，可是又舍不得丢下陈妙常，明知是姑母故意要拆散鸳鸯，也不得不遵命，心下十分痛苦，道：“姑母，小侄就遵从您

的吩咐，等我向各房的姑姑道过谢就走。”

姑母硬着心肠道：“不必了，等我叫她们出来送你就是了。香公，请各房的姑姑出来。”

众尼姑不知出了什么事，纷纷来到佛堂，却听观主道：“我侄儿今天起程去考试，特地请你们出来送别。”

众尼姑都觉得十分突然，可也不敢多说什么，一一与潘必正告别。只有陈妙常心如刀割，明亮的双眼中，珠泪莹莹，喃喃自语：“怎么会这样，怎么会这样呢？”

观主只当没见，催促潘必正道：“必正贤侄，该走了，这一去只盼你能竭尽所学，金榜题名，也不枉我的一点苦心。”

潘必正低头应道：“是。”瞥见陈妙常悲痛难抑，心中不禁暗怨姑母太狠心，活生生地把心爱的人儿从身边拆散。

陈妙常心里伤痛离别，更想着此去临安千山万水，风寒水也寒，潘郎要受许多苦楚。心中情意绵绵，想留他，又不敢上前，真是肠如刀割心如剑刺。

进安准备好了行装，心中也替公子难过，好好一对鸳鸯，却被棒打散。

潘必正强忍心酸，拜谢姑母道：“侄儿就此别了。”

观主吩咐进安道：“进安，一路上你要好生照看公子，不要让他餐风宿露。”

陈妙常悄声道：“进安哥，你可不能让他吃不饱穿不暖。”

众尼姑也道：“潘相公，我们盼着你的好消息早日传来。”

潘必正长叹一声，止不住的热泪双流。

观主瞧他望着妙常依依不舍的目光，心肠更硬了，道：“你们大家都回房去，我送侄儿到江边上船，明日回来。”

潘必正一步一回头，被姑母逼着到了渡口。“喂，艄公，把船划过来。”进安高声叫道。

船夫把船划过来道：“客官，你们要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家相公进京会试，你把我们送到临安，给你一两银子作船钱。”

“好吧，请上船。”

观主见他们上了船，吩咐道：“马上开船，不要再转回来，我在阅江楼上看着你们走。明年中榜时，早把喜讯传来。”

再说陈妙常待他们前脚走，后脚就跟了出来。一路上也不管小脚酸痛难当，想着要见潘郎，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竟赶到了江边。抬头望去，猛见观主在阅江楼上远眺，惊得她慌忙躲了起来。

观主见侄儿的船已经远去，不由得笑了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总算割断了情丝，

免得系住鹁鹏无法飞。我也可以放心地回观去了。”

见观主走远了，陈妙常方敢走到江边，可连潘必正的船影都望不见了，不由得哭道：“潘郎，潘郎，我来迟了。”忽见一艘小船荡了过来，忙叫道：“船夫，快摇过来，我要赶上前面参加会试的相公，寄封家书到临安去，船钱我重重谢你。”

船夫见她泪眼朦朦、十分焦急的样子，不由得笑道：“一个尼姑，要去追前面那个相公，可惜风太大，不能去。”

陈妙常急得几乎要哭出声来，求道：“快送我去吧，船钱我再加倍给你。”

“那好，上船，上船。”

陈妙常立在船头，连连催促船夫开快点，恨不得立刻飞到潘郎身旁，把离别和相思的痛苦诉说。

潘必正这时正坐在船头，默默想着和陈妙常在一起的欢乐时光。可如今只有自己孤孤单单，脉脉情，离别愁，满怀相思，又向谁诉？

忽听江面上传来“参加会试的潘相公，参加会试的潘相公”的喊声，忙令船家停住桨，往后望去。

只见一条小船飞也似地赶来，船上立着一个尼姑，定睛一看，不是陈妙常又是谁呢？

两人见了面，也顾不得有人在旁，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好半天，陈妙常方害羞地抽出手来，拭去眼角的泪珠，低低地道：“早晨听说你要走，差点没把我吓死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又不敢对你说什么，眼泪都不敢流。”

潘必正哽咽道：“我对不起你，姑母一直把我送上船，头都不准回一下。”

陈妙常柔声道：“我不怪你，也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，观主才会这样。会不会是你平时说话不注意，让观主看出了破绽？”

“我怎么敢说这事？平地风波，令人肝肠痛绝。”

“潘郎，离别时众人在旁，有话难说，因此赶来送你。可一见到你，心中千言万语，一时又说不出来了，你会怪我吗？”

“妙常，我只会疼你、爱你，一辈子都不会怪你。你的情意，我深深地牢记在心中。早晨我不能对你说一声告别的话，你知道我心中多么痛苦吗？现在能够和你见面，我高兴得都不知该怎样说了，我们同行一段路程好不好？”

“太好了。潘郎，你知道我这时的心情吗？我吟首曲儿给你听，好不好？”

潘必正轻轻地握着她的手，点了点头。

“秋江一望泪潸潸，怕向那孤篷看。这别离中生出一一种苦难言，自拆散在霎

时间。心儿上，眼儿边，血儿流，把我的香肌减。恨杀那野水平川，生隔断银河水，断送我春老啼鹃。”

潘必正见她泪流满面，也觉心酸，喉头硬咽，用衣袖替她拭去泪痕，道：“我也有首曲儿吟给你听：黄昏月下，意惹情牵。才明得双鸾镜，又早买别离船。哭得我两岸枫林都做了相思泪斑，打叠凄凉今夜眠。喜见我的多情面，花谢重开月再圆。又怕你难留恋，好一似梦里相逢，教我愁怎言。”

吟罢曲儿，二人相视，目光里都透着万千怜爱，心里的痛苦都强自埋在心底。

妙常偎着潘必正道：“潘郎，这一去，只望你不要别抱琵琶追新欢，不要忘了灯前月下曾双双发下的誓言。”

潘必正抚着她的肩头，道：“妙常，你还记得我们初见面吗？那时心甜意也甜。枕边的恩爱，月下的誓言，又怎会忘记呢！”

陈妙常从怀里掏出碧玉鸾簪，道：“这原是我的发簪，你看到了它，就如同看见了我一样，希望你能随时带在身边。”

潘必正把碧玉簪藏在怀里，从腰里解下一枚白玉鸳鸯扇坠，道：“这枚扇坠是父亲赐给的，今天送给你，希望是成双鸳鸯的好兆头。”

陈妙常揣好了扇坠，偎依着潘郎，享受着这短暂的幸福。

潘必正真舍不得离开她，道：“妙常，随我一同去临安好不好！”

妙常道：“我也很想和你一起去，但这样会有人搬弄是非，葬送了你的前程。我们还是在此分手吧！只盼你早寄平安信来，免得我心肠牵挂。”说罢，毅然走下小船，吩咐道：“船家，往回开吧！”

船开了，二人遥隔着江水，忍着离别的痛苦，在船头上互相拜了三拜。

船影消失在天际，两人在船头还呆呆地眺望着，默默地祝福。

八、纨绔泄恨，妙常喜离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自秋江渡口送走潘必正后，已是数月。陈妙常思念潘郎，茶饭不思，睡觉不香。这倒也罢了，偏偏这几个月不见来红，时不时想发呕，又见裙带渐渐地短了，不禁又羞又怕，不敢出门。

送妙常进观的结拜姊妹张二嫂看在眼里，悄悄地问她。

陈妙常知道瞒不过她，何况又是结拜姊妹，只得实话实说道：“实不瞒你，我与潘郎才好上几个晚上，不料观主逼他赴试，一去杳无音讯，肚里又有了他

的骨肉，这教我如何是好？”

张二嫂道：“潘郎走时，给你留下什么话没有？”

“他发誓说绝不会忘夫妻之情。”

张二嫂安慰道：“妹子，你不必伤心，他是个志诚的书生，绝不会薄幸。你只要把身子养好，等他来迎娶就是了。”

“唉，好姐姐，京城是繁华的地方，我怕他富贵后嫌奴家贫，又怕他被花柳人勾引，三更四更，怕听孤雁的哀鸣。我这样子，既怕人责怪，又怕人询问。这事你知道就行了，千万不要对别人说。”

张二嫂道：“妹子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以后三天两头来陪你。”

陈妙常怕人来，偏偏有人来找她，你道是谁？就是那泼皮王公子。

王公子听了王师姑的妙计，早就想来，只是又被几个新来的绝色烟花女子迷住了，直到玩腻了，又想起了陈妙常。若是哄得她上轿，今夜里成就了此事，岂不是好！

妙常刚送走张二嫂，就有人来敲门。定睛一看，有些面熟，一时想不起来。那人道：“小人是耿衙奶奶差来的，想拜仙姑为师，特请到衙中去讲经说法，轿子就在外面。”

陈妙常猛然想起，此人不就是那个泼皮王公子的奴才么？不禁冷笑道：“我记得你的主子是王公子吧？怎么又到耿府里当奴才了呢？”

来人正是吴成，被她识破，心头赞道：“这仙姑有点贼门道，居然还记得我！”只得实说：“仙姑，真好记性。是我们公子请你去做客。”

王公子见计谋败露，只得出面打个哈哈，道：“早就听说仙姑清静高雅，国色天香，今日相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只是苦守清规，可惜葬送了你的大好青春。”

陈妙常道：“我心甘情愿舍身佛门，又何须你挂念。”

王公子见到妙常如此清雅艳丽，是自己从未玩过的那类女人，不禁馋涎欲滴，恨不得立时搂在怀中。“仙姑，你果然像是瑶池里的仙女下凡到人间。不过，念佛的人又有谁上过天？既然在人间，就该结下好姻缘。你若随我回家去，包管你心满意足，我在县里最有钱。”

陈妙常见他俗不可耐，感到恶心，道：“王公子，多谢看顾，不能多陪了。你看，好看的青鸟早飞进云里去了，只有山鸡空自飞。”说罢，也不等王公子回答，转身入房去了。

王公子草包一个，尚未明白陈妙常话中的意思。吴成道：“大爷，你被她骂了。”

“她骂的什么？”

“她骂你是山鸡，飞不到天上去，只会瞎扑腾。”

“这等可恶，我得告她，方出我胸中这口恶气。”

王公子回到家中，越想越气，便去扭着王师姑，到了府衙，击鼓鸣冤。

郡守升堂，道：“你告什么状？”

王公子道：“老爷，小的叫王仁，本地人氏。这一个王尼姑，诳骗我说有一年轻尼姑，情愿还俗，愿嫁给我为妻。谁知她二人串通一气，骗去小的礼银十两，毁赖婚姻。请老爷替小的作主。”

“当初为什么你会轻信她？”

“唉，都怪我当初以为婚事能够成功，谁知道是她们设下圈套哄骗我的钱财。”

“尼姑，你怎么说？”

“老爷，他说的都是假的。”王师姑上了公堂，早吓得半死，忙将个中情由细说了一遍。

郡守不是别人，正是曾经仰慕过陈妙常的张于湖，当下怒道：“那陈仙姑冰清玉洁，怎么会委身尘土？她既是佛门中人，王尼姑，你就不该贪图钱财做媒人。王仁，你也不该强迫她和你成婚。衙役们，将他们拉下去，各打二十大板，赶出门去。十两银子，没收入官。”

这顿板子打得王公子与王尼姑皮开肉绽，哭爹叫娘，再也不敢去找陈妙常的晦气。

不过，陈妙常却不知道这一切。眼见桃花红了又飞残，对对双双堂前燕，却不见潘必正有音信来。这天，观主在堂前叫住了妙常，道：“徒弟，我那侄儿一走，已是几个月了，如今春试之期已过，不知为什么一点信息都没有？莫非又在京中生病了？叫人好担心啊！”

陈妙常道：“观主，潘相公吉人自有天相，您就放心吧，早晚会有他的讯息。”背过身来，妙常却暗自落泪：潘郎！潘郎，你一去杳无音讯，让我好为你担心，伤神断魂。不求你高中，但求你平安无事归来，我俩也好重温旧情。

两人思念潘必正，正长吁短叹，忽见进安风尘仆仆地奔了进来，磕头道：“太奶奶，小奶奶，进安向你们叩头了。”

见到进安，就好像见到了亲人。观主忙把进安扶起，道：“怎么这样称呼了，是不是相公考中了？”

妙常也顾不得害羞，急急问道：“潘相公他好吗？”

进安道：“中了！中了！好！好！有信送上。”

观主接过信，高兴地自语道：“总算没有辜负送他去京城。”

陈妙常没有问候自己的话，眼泪都要滚出来了。进安忙道：“小奶奶，你别急，相公让我把这个蜡丸给你，他的心意都在里面封着呢，等桃花开尽时，他就要来娶你呢！”

陈妙常又高兴，又害羞，道：“不许胡说。”

“不用再隐瞒遮掩了，你们两下承认了，就定了。相公给太奶奶的信，就是专为这件亲事的。你们先看信，我还得赶回老家去。”

观主拆开侄儿的信，里面说他在京中举，不久就要到成都路赴任。观主知道侄儿做了官，几乎要笑出声来，只见下面又写道：“今有一事，很不好意思说出口，我与陈妙常已有枕席之欢，两下姻缘已有玉簪、扇坠聘定，我会尽早来完婚配，请姑母多多照看妙常，多加成全，我们夫妇百年感恩不浅。”

观主望着羞红了脸的陈妙常，有些生气地说道：“好，好。你这出家人，原来是这样！也罢，今日之事，恐怕也是你们五百年前的宿缘，才让你们千里来相会。不知你们用什么东西作信物？”

“潘相公送我一只鸳鸯坠，小徒送他一支碧玉簪。”

“鸳鸯玉坠，碧玉簪，好！这是天意教你们合欢，月老作媒，并非偶然。只是有一件不便，若是在我这里成亲，岂不坏了佛门清静？”观主沉吟一会，道：“这样吧，你先到张二嫂家住下，就托她为媒，待我侄儿回来，完婚就是了。”

陈妙常见观主肯如此成全，心中十分感激，害羞地道：“小徒不守清规，师父不加责备，又为小徒考虑周全，请受小徒一拜。”盈盈拜倒。

观主爱怜地扶起道：“你不必如此，快收拾行装到张二嫂家去吧，了却尘世间的一段姻缘。”

九、夫妻重谐，母女又团圆

再说潘必正遣进安回乡报信后不久，就奉敕任成都路提点刑狱公事。天子特别恩准他先探亲，后上任。

潘必正在京城已久，无时无刻不惦记着陈妙常，因此星夜兼程，不几日已到了女贞观。

观主听说侄儿来了，急急迎出来。潘必正推金山、倒玉柱，早拜了下去：“姑妈在上，受侄儿一拜。”潘必正身在拜姑母，心里却想着陈妙常，目光扫处，却不见陈妙常，连她的声音都听不到。

观主见侄儿一身官袍，随从众多，喜得眉开眼笑，又见他目光四扫，早知

他的心思，扶起来道：“我儿，你信中的意思我都明白了。你夫妇虽是前世定的姻缘，若是在观中成亲，恐怕佛爷心中不安。陈姑原与张二嫂结拜为姊妹，我已让她先到张家住下，你去迎娶就是了。”

潘必正听姑妈说的有理，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下来了。随从们知道官爷要在此完婚，个个急想趋奉，在观主的分派下，把新房布置得十分喜庆。

烛光下，张二嫂服侍着陈妙常细心地打扮。陈妙常望着久违的朱铅玉粉，想着这几个月流的相思泪，又是高兴，又是害羞。今日里就要告别尼姑生涯，和潘郎重享鱼水之乐、人间繁华了。

只听外面鼓乐震天，有人唱道：“灯辉月朗，鹊度星桥会七襄。鸾笙凤管吹悠扬，金榜人归乐洞房。天上人间，占断无双。”唱得陈妙常心儿跳，脸发烧。

张二嫂道：“妹子，他们来接你了，只望你们今后长相恩爱，举案齐眉。”

陈妙常握着张二嫂的手，不禁坠下泪来。

张二嫂道：“妹子，今天是你天大的喜事，为什么伤心？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替她拭去泪水，只觉自己的眼角也湿了。

陈妙常道：“姐姐，当初是你指引我入观，几年来，又多承你的看顾，此恩此情，终身难忘。今日一别，不知要何年才能相见，所以想起不免感到难过。”

张二嫂说话也有些哽咽：“妹妹，见不见也没有什么，只要日后你心中能想着我，姐姐就很高兴了，咱们出去吧！”

轿子早已等在门外，见妙常出门，鼓乐更是欢快，颤颤悠悠的轿子，使她心里的离愁别绪一扫而光，代之而起的是对潘郎的刻骨思念。

潘必正也十分渴望见到陈妙常。当顶着红盖头的新娘出现时，真恨不得立即就替她揭去盖头。可掌礼官并不理会这些，仍然按部就班地指挥着婚礼的进行。

好不容易才听到掌礼官叫道：“送入洞房。”

这一夜，两人道不尽的欢爱，说不完的情话，直到天明。

第二天，潘必正吩咐左右先骑快马，速到河南老家报信。又对妙常道：“今天我们就告别姑妈，回河南老家拜见父母。”

妙常柔柔地道：“正该这样！”忽地想起自己失散的母亲，又流下泪来。

潘必正心疼地道：“妙常，又想起你娘了吗？你放心，我已吩咐人去打听了，不久就会有消息的。”

再说妙常母亲住在潘家，日子倒也过得快，只是每每想起失散的女儿，就禁不住落下泪来。潘母劝慰她时，不禁又想到赴京考试的儿子，若不是有进安来报说已经中举，不久就要还乡，自己还不知会有多伤心呢！

看看又是秋天到了，陈母与潘老爷和潘夫人在闲谈中道：“亲家大人，我在这里已打搅了很多时候，没有听到女儿的一点消息，心中很是惶愧不安，打算拜辞，还是回家乡去吧！”

潘老爷与潘夫人知她心意，道：“亲家母，说这话就见外了，俗话说：瓜葛之亲，宵旦相依。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清贫怠慢，不妨就在这里养老。”

陈母原本是怕住久了惹人讨厌，何况自己女儿又不知在什么地方，这门亲事肯定是不成了。如今见亲家一点都没有嫌弃自己，还十分诚恳地挽留自己，心里十分感激，道：“多谢亲家了。”

正说着，忽然门子来报，说有公人求见。

潘老爷道：“快请。”

公人进得堂来，拜道：“禀老太爷，潘老爷奉敕除授成都路提点刑狱公事，如今在女贞观姑母处完婚，随后就到。”

潘夙捋须笑道：“好！好！好！我儿到底有出息了，公爷先请客堂用茶吧！”

潘母听说孩儿已是朝廷命官，还娶了亲，马上就回来看望自己，高兴得掉下泪来。只有陈母暗叹自己的女儿不知音讯，多半已不在人世，错失了这段好姻缘。

潘必正带着陈妙常，一路上观景游玩，因此晚了两天才到。

潘母见媳妇娇容俊雅，举止从容，有大家闺秀风范，十分高兴。

潘夙因儿子久滞外不归，又私自娶亲，本有责怪之意。今见媳妇得夫人喜欢，儿子也衣锦还乡，也就罢了，道：“这是你以前的岳母，还不快去拜见。”

陈母扶起跪拜的潘必正，百感交集，道：“贤婿，我自从遭遇战乱，与女儿离散，寄住在贵府，得到令尊令堂的款待照顾，心头一直惶恐不安。今天见到你们夫妇，想起我的女儿，让人好伤心哟！”

潘必正劝慰道：“岳母在上，也不必过于愁烦。令爱虽然不知生死存亡，小婿一样孝敬你，让你老人家安度晚年。”

陈妙常看着潘必正的岳母，心中十分纳闷：“这位老夫人怎么和我失散的母亲那么相像？唉，如果她在这里，也该两鬓如霜了。”

陈母看着陈妙常，心里也纳闷着呢！“怎么这位潘夫人就和我女儿一样？”

潘必正见她们相互盯着看，不禁疑问道：“你们怎么啦？”

陈妙常傍着潘必正道：“你的岳母好像我的母亲呢！”

陈母也道：“你的夫人看来就像是我女儿哩！”

潘母道：“我的儿，你把你们两个成就姻缘的事讲给我听听！”

“我们是在姑妈的观中认识的，以玉簪、鸳坠作订情的信物。”

陈母道：“这是天作之合！贤婿，你将玉簪给我看看。”接过碧玉簪，仔细地看，道：“这玉簪本是当年亲家给的聘物。小夫人，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”

到了此时，陈母已意识妙常就是自己的女儿陈娇莲，只是还不敢相认。

陈妙常也意识到她可能就是失散的母亲，只是也不敢贸然相认，只是说话已带着哭音：“玉簪是我母亲从小就叫我佩戴的，可是遇到乱兵，就与母亲离散了。”

“小夫人贵姓？什么地方人？”

“姓陈名娇莲，和母亲是在潭州失散的。”

“哎呀，你真是我女儿呀！我是你娘！”

陈妙常再也忍不住伤痛，和母亲抱在一起，痛哭起来。

潘母也觉眼角湿湿的，道：“亲家母，这真是天大的喜事，儿女婚姻两周全，就不要再伤心了。”

潘凤见自己老朋友的女儿不仅找到了，而且天遂人愿，还成了自己的儿媳妇，也是高兴得捋须直笑，吩咐道：“张灯结彩，喜宴三日。”

后人诗赞道：

京兆府当年指腹，女贞观重会玉簪。

慢写出风情月思，画堂前肴酒承欢。

剧作者小传

高濂字深甫，号瑞南道人、湖上桃花渔，钱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曾任鸿胪寺官，万历时居杭州。所作传奇有《玉簪记》、《节孝记》两种。另有散曲、诗文传世。

戏剧原文

第一出 标目

【沁园春】〔末上〕陈女姘容，潘生俊雅。姻亲指腹。奈兵戈惊散，子母天涯。女娘指引，寄迹烟霞。张公借宿，词调空夸。王郎闹会惹嗟呀。潘生投观，天遣会娇娃。堪佳，美女才华，暗写情词怨出家。岂知才郎邂逅，词章入手；相思情逗，到此难遮。凤鸾方就，姑意曾差，秋江逼试泪如麻。荣归处，夫妻子母，重喜会蒹葭。

第二出 命试

【一剪梅】〔外上〕白发萧萧今已老，归闲堪守林皋。梦回青琐恋王朝，欲报图劳，且教子勤劳。【鹧鸪天】解组归来十有年，黄花白柳思萧然。灯前残卷堪遗训，花下新诗近满编。追往事，泪空悬，姻亲曾结射屏缘。如今眼底天涯阔，安得鱼鸿远寄笺。老夫潘凤，昔举明经，官叨府尹。荆妻吴氏，景入桑榆。孩儿必正，时称瑚琏。学业虽勤，尚愧升堂入室。姻亲有约，应惭倚树攀萝。今闻上国征贤，不免请夫人商议，叫孩儿去赴试，有何不可？夫人有请。

【前腔】〔老旦上〕绣窗风雨促残年，莺花又遍春园。青衿朝暮喜承欢，志在齑盐，乐在斑斓。三月莺花啖绮林，隔墙红杏得先春。玉钩未许惊飞燕，静院人闲白昼深。〔相见科，外〕夫人，孩儿功名之事，每挂于怀；家室之宜，常存念想。我自开封府与同僚陈老先生十分契合，指腹结婚。他女我男，曾以玉簪鸳坠为聘。今经一十六载，别来岁久，未得谐姻。一向杳元音问。不知亲家晚景如何？儿媳闺训如何？使我时常忧念。〔老

〔旦〕老身每每在心，无如奈何。数年前陈旺曾来问候，我们一向无人遣答，深惭报称。
〔外〕夫人，如今春选征贤，且把婚姻之事，不要说起，只索打发孩儿赴京应试如何？〔老旦〕甚好，甚好。孩儿那里？

【菊花新】〔生上〕绛桃春暖鱼龙变，向芸窗志绝韦编。功名二字总由天，谁羨乘轩服冕！春风桃李遍柴荆，花馆琴书不绝吟。家训喜存诗礼在，晨昏向学早趋庭。
〔相见科，外〕孩儿，你虽登鹗荐，未跃龙门。即今春来会举，你可早向长安，访学朋侪，因而入试。夺取功名，书香步武。那时替你迎娶家室，以遂于飞，有何不可？〔生〕爹爹在上，若论功名之事，当遵台命。婚姻成否，何必挂怀。〔外〕既然如此，进安那里？〔丑进安上〕抱琴听月露，洗墨惹烟云。受得灯窗苦，方成馆阁人。禀上老爷、奶奶，有何分付？〔外〕进安！你可急去收拾琴剑书籍，跟随大相公长安赴试，休得迟误。〔丑〕知道了。腰悬三尺剑，箱卷五车书。〔下。外〕孩儿，今日黄道良辰，可就此拜别前去。

【园林好】〔生〕念咫尺骄骢远游，奈萧瑟庭帟景幽。此去云山迤逗，搵不住泪双流，按不下苦心头。

【江儿水】〔老旦〕习学时方就，功名志欲酬。我那儿，上林试展攀花手，未行先问归时候。〔外〕休因离别重回首，快着丝鞭驰骤。豹尾螭头，佩玉争先左右。

【五供养】〔生〕胸中自剖，论所学孰先孰后。词倾三峡水，气吐五湖秋。我那亲行、景入夕阳衰柳。关河空有梦，离恨倩谁收。肠断云霓，泪沾红袖。

【玉交枝】〔丑挑行李上〕行囊簇就。相公，门儿外兰棹待舟。征帆早渡潮时候，休因离别绸缪。〔老旦〕进安！大相公呵，樟亭风露不惯游，河桥车马当先后。〔生〕望白云频瞻故丘，〔外〕上青云名扬乡旧。

【川拨棹】〔老旦〕难消受，梦初回风雨稠。〔外〕但得你身占鳌头，但得你身占鳌头，继簪纓，佐袞旒。〔挽生科〕且登临，莫强留。〔老旦〕我那儿，把音书频寄修。

【尾】〔众〕泪痕别处迤红豆，客路不堪回首。〔老旦〕我儿，莫把闲心在归处留。

离别相看泪两眸， 飞花啼鸟恨悠悠。
出门几折风帆起， 人在眼前天尽头。

第三出 南侵

【新水令】〔净兀术上〕一声长笑海天秋，拥旌旄龙争虎斗！凿门占旺相，据地阻咽喉。百万貔貅，看帝业归吾手。【西江月】两眼星吞炯炯，一身虎贲昂昂。杀声直欲暗天光，那管银河翻浪。直欲中原无主，更教四海惊慌。旌旗电闪下长江，那个争先拦

挡？自家兀术四太子是也。自与宋家南北分途，志犹未满，直欲一统中原，方遂吾意。时下风高马壮，不免叫把都儿们整顿弓马，掳掠南朝。得些金珠、子女、粮饷、货物，献与我主，有何不可。今日乃黄道吉日，众把都儿们！就此起程。

【北普天乐】〔净〕锦云联，繁华境。看花柳，开相映。莺啼处，莺啼处，画阁朱帘。淡悠悠水远共山横。〔合〕呀！看旌旗掩映，刀枪耀日明。听马前哈喇，千里、千里血染猩猩。

【北朝天子】〔众〕雁南飞入云，兔深藏茂林。听轰雷喊呐齐争胜。翻天倒浪，闹嚷嚷哈吡！急睁睁如狼狠。吹笙策几声，打羯鼓几声。好撒赢撒赢撒撒赢！搂红妆晓来未醒，打辣酥堪消闷。

【北普天乐】〔净〕夺山河为吾境。拼杀得天花净。长江上，长江上万马争鸣，吓死人阵阵也金兵。〔合前〕

【北朝天子】〔众〕见山城几墩，见楼台几村，那尘埃滚滚人逃奔。天昏地黑，哭哀哀喊声，我这里笑哈哈把弓刀整。摆霜蹄几程，列战舸几程。密密弼密密密密弼，鼓儿打冬冬的紧，怕什么人。不顺。〔净〕把都儿们！传下号令，天色已晚，就此安营。明早杀上前去！

衰草白连天， 村村绝火烟。

从教南渡马， 尽化作啼鹃。

第四出 遇难

【念奴娇】〔净陈夫人，旦娇莲上〕〔净〕繁华过眼，似梦中唤醒，世隔当今。休说朱门排饁戟，如今庭树萧森。人逐仙游，家遭岁歉，积苦盈方寸。〔旦〕眉愁黛锁，有恨向谁评论。〔满江红〕〔净〕我儿，你看：春去闲阶，风乍软、花飞无力。一望处，田园荒废，门庭萧瑟。堤拥当年车马隘，如今谁问闲消息？想吾生、富贵等浮云，今方识。〔旦〕鸛鹑洲，凤凰阙。烟波外，愁恨叠。看高处双丸，催残朝夕。才了些兴亡骄魏晋，又早见争战仇吴越。到如今，万事属何人，空悲切！〔净〕老身钱氏，嫁自陈门。夫君曾拜开封府丞，黄泉早逝。老身虽封淑品，白首甘贫。夫君在日，曾与同僚府尹潘公，十分交好。彼此指腹结亲，玉簪为聘。如今天涯分散。我想男女俱各长成，杳无人至，必定这一节事已付东流去了，教我做娘的每每怀挂。〔旦〕母亲，自古道：“一富一贫，乃见交情；一贵一贱，交情乃见。”于今父丧家寒，况经年远，此事不必提起，只索苦守便了。

【花落寒窗】〔净〕盼庭柯几度忧煎，走萧萧败叶翩翩。你看含香春信，望断陇头人远。想寥落白头增叹。此言，梦惹魂牵，使人肠断心剌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叹人生万事由天，又何须苦苦埋怨。此身飘泊，一似湛露浮烟。

那些个翠遮红掩。赧言泪渍愁添，只忧春老庭萱。

【不是路】〔末院公上〕急报堂前，骤拥貔貅万骑烟。你看连天暗，轰雷杀气怎遮拦？〔净、旦悲科〕泪潸潸，难中霜雪重重见，教我母子孤单去向难。〔末〕休嗟叹，眼前生死须臾险。急忙逃窜，急忙逃窜。〔众作走科〕

【皂角儿】〔净〕我儿，我年已老了，拼一命先归九泉。只愁你孤身谁看。行不动去国艰难。你娇怯怯几曾经惯。〔内喊鼓科。末〕你看，你看！听奔雷，惊飞电。马和旗，枪和剑。浪滚风翻，孤身遭变。便死又难，念娘儿怎生割舍，地北天南。〔众上惊散科〕

【清江荷叶】你看那人慌鼠奔如波走，谁敢来争斗。弓刀齐摆开，枪剑分先后。把都儿们！你看锦绣江山咱统守！海海滴溜溜，姐姐哈喇喇。锦绣江山咱统守！〔下〕

【皂角儿】〔净、末〕哭啼啼泪眼枯干，叫娇儿在何方追赶。〔净叫科〕娇莲！娇莲！叫不应愁恨冲天，死和生教我怎生打探。娇莲！娇莲！莫不是生投人、死投鬼，逃得过今朝难。野树深山，孤身遭变，便死又难。念娘儿怎生割舍，地北天南。〔内作喊声科，下〕

【前腔】〔旦〕乱纷纷地滚天翻，软怯怯孤身羞面。雁声孤月露江烟，莺啼怯风愁雨怨。〔叫娘科〕到如今谁投奔？水程长，山程远，地冷云寒。儿遭分散，娘归那边。绣鞋儿不禁娇颤，塞北江南。〔内作锣鼓、喊声，旦悲科〕母亲既叫不应，生长闺门，那知途路。如今天色已晚，不免向深林中躲过今宵，再作区处。

深林暂躲虎狼侵， 香阁那知困此身。

自古怕逢离乱世， 天教魔杀不平人。

第五出 投庵

【缕缕金】〔丑扮邻女上〕夫和子、两分开。大家逃难走，命难捱。偷生并就死，不尴不尬。天那！长途草滑湿弓鞋，越将我耽待。〔作跌倒叫痛科〕

【前腔】〔旦上〕行不上，路途艰。前村无去所，况孤单。没奈何，路上老娘带我一带！〔作跌科，丑〕方才我起得来，你又跌了。罢，罢。起来，起来，我与你同走一程。你往何方去？休教落难。〔内鸣锣科，丑〕快走！快走！身遭离乱死生间，反为你牵绊。呸！自古人生面不熟，你何人我是谁。〔下，旦跌倒哭科〕

【宜春令】遭兵火，值乱离。似絮随风，身无所归。路途未惯，脚跟儿先遭狼狈。乌衣巷燕落香泥，红亭路莺愁花雨。悲啼，遇难如今有谁堪寄。

【前腔】〔贴上〕听哀怨，声惨凄。前面是好一位女娘，为何在此啼哭，不免上前问他则个。女娘家在何方住居？〔旦悲科，贴〕看他愁绪，有万千忧在眉间住。女娘果从何处来？〔旦〕奴家是宦家之女，因遭兵火，子母分散。自幼不出闺门，那知途路。前后无投，在此欲寻个自尽。〔贴〕却原来是家破无依，那些个人来投主。女娘，奴家欲留你在家安置，因有儿夫，内外不便。今见女娘如此苦楚，况且干戈未息，也难前进。不免在此村中，有一女贞观，皆是女姑出家。我引你进庵暂住，意下如何？〔旦〕若得如此，就是重生父母，再养爹娘。敢问大娘高姓排行？〔贴〕奴家就是观邻张氏二娘。寻思，你且向空门暂时投寄。〔旦〕女贞观在何处？〔贴〕就在前面。转过小溪流水外，朱门低掩绿杨西。此间就是，有人在么？

【前腔】〔老旦观主上〕香三炷，理六时。听人声又早堂前报知。张二娘稽首。此位娘子何来？〔贴〕他是宦家子女，因遭兵火，子母拆散，迷失路途。奴家偶然相见，特引投师挂搭。〔旦〕奴家愿拜为弟子。〔老旦〕做我弟子不打紧，只是一件：空门滋味，捱黄齏苦守着闲时序。〔旦〕师父在上，奴家情愿皈依。身畔还有金凤钗一双，鸾坠一对，奉上老师，聊作薪水之费。〔老旦〕女娘，说那里话。但愿你受着五戒三皈，说什么琛绤金翠。须知，这都是千里有缘能会。〔贴〕既然如此，老师父请上，待他参拜。〔老旦〕先拜了三宝，然后拜我。我且问你：家住那里？姓甚名谁？〔旦〕奴家姓陈，小字娇莲，潭州人氏。年方一十六岁，未曾适人。〔老旦〕既然如此，我替你取个法名，叫做妙常。你可跪下，先拜了佛。〔旦拜跪科〕

【金字经】〔旦〕皈依佛，愿洗着清净心，九品莲台度化身。身也么身，慈航共法云，亲见只园佛世尊。〔老旦〕你可皈依了法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皈依法，愿悟着顽空与色空，净住迦维教阐弘。弘也么弘，心生万法中，愿心灭无生法亦空。〔老旦〕你皈依了僧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皈依僧，普度着三千及大千，了义三乘共四禅。禅也么禅。淳修建法筵。愿拜着三世能修大圣贤。〔贴〕妙常拜了师父。〔旦〕师父，请受弟子一拜。

【猫儿坠】〔老旦〕看他仪容修洁，举止大人家，粉褪红销两泪麻。从今休恋旧繁华。〔旦〕嗟呀！我倒好了，我母亲不知他生死天涯。张二娘，你可请上，奴家从此愿拜为姐妹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重生骨肉，恩德竟无涯，奔走髡钳幸有家。〔贴〕妙常，黄台休怨抱无瓜。潇洒，且向空门中暂度年华。

〔旦〕梗迹萍踪赖有依，〔贴〕愿君从此证菩提。

〔老〕不是三年曾有约，谁教今日会莲池。

第六出 假宿

〔末上〕雨歇云头点，蝉多枝上声。江关逢溽暑，无地避炎蒸。自家乃张知府院子王安是也。俺老爷因赴任金陵，恐城中炎热，着我先在城外寻个僧房道院，洗澡乘凉。叫我不要说出官府，假说是个相公。行到此间，前面有个寺院，上写敕建女真观，且是清幽，不免径入。有人在此么？〔净香公上〕地远红尘飞不到，松关鹤唳有人来。客官，稽首。〔末〕老人家，拜揖。〔净〕何处到此？〔末〕有位河南相公，到此游学。欲借上方，乘凉洗澡，安歇数宵，少避炎蒸，自当酬谢。〔净〕既是远来相公，待我通报观主。〔末〕你去请来。

【金珑璁】〔老旦上〕洪炉谁大冶，煮乾坤烈火难遮。松影下避炎热，对南熏方打叠。且高卧南柯蚁穴。谁到此又传接。〔长相思〕昼垂帘，夜垂帘，三炷清香佛座烟，心闲身亦闲。昼幽然，夜幽然，竹下清风琴上弦，龙团身自煎。何人到此？〔净〕有事禀上。河南一位相公，欲借闲房，安宿数宵。房金重谢，不知容否？〔老旦〕我们出家的当以慈悲为念，方便为门，有何不容？来时通报。〔净〕知道了。

【清平乐】〔外于湖上〕炎辉飞鞚，汗湿征衣重。静院风回松影动，星槎互入仙宫。花径阴阴长绿苔，朱扉隐隐竹间开。仙家亭馆无人到，应问渔郎何处来。〔末〕此处就是。〔外〕快通报。〔老旦〕相公，稽首。〔外〕观主，拜揖。〔外背云〕王安，这观主半老佳人，琼姿玉立，好一似雨过樱桃，隔年老酒，意味自佳。快到寓取香绢来送观主。〔末〕理会得。香焚金篆火，绢剪白霞绡。〔下〕〔老旦〕女童，办茶来供佳客。〔小旦上〕竹密茶烟湿，松多客座清。茶在此间。〔奉茶科。老旦〕敢问相公，仙乡何处？尊姓大名？

【锁南枝】〔外〕河南郡、是故园，王通姓名曾选元。〔老旦〕失敬、失敬，原来是位秋元。〔外〕游学泛吴船，寻闲到禅院。蒙下榻，信有缘。更欲借莲池濯凡念。敢问观主，出家几年，经历春秋多少？

【前腔】〔老旦〕离家舍，今有年，五旬虚度尘世间。〔外〕高姓、祖居？〔老旦〕法成家姓潘，和州历阳县。〔外〕这观是何年盖造的？〔老旦〕唐高祖创善缘。久崩颓，是我重建。

【前腔】〔旦上〕穿萝径，进鹤轩。我把秋波偷转屏后边。何处客临轩，敛衽且相见。相公，稽首。〔外〕仙姑，拜揖。〔旦〕师父，稽首。此位相公何来？〔老旦〕此位是河南秋元王相公。他放棹入桃源，投栖过庭院。〔旦〕相公，请坐。〔外〕好一位仙姑，也在此出家？〔旦〕念蒲柳甘弃捐。愧荒凉，何因款刘阮。〔净上〕陈师父，悟真庵王师兄送贴佛金来，立候相见。特来通报。〔旦〕相公，小房有客，不得奉陪。才逐飞花来别院，又随芳草下闲庭。〔下。外〕适见姑姑，敢是一个神仙？

【前腔】〔老旦〕他是人间种，休猜做天上仙。〔外〕敢问他高姓法名？青春多少？

〔老旦〕妙常姓陈方幼年。〔外〕敢是高徒？〔老旦〕是我愚徒。他潇洒出尘凡，〔外〕敢是同房？〔老旦〕禅居在别院。他是金荃露、玉井莲，不是照凌波、梦中见。天色已晚，请过清芬轩，少献晚斋。〔净〕汤已烧下，请相公洗澡。〔外〕避暑到仙家，香烹丹灶茶。〔老旦〕坐阴松树下，日影已西斜。香公，小心伏侍相公。〔下。外〕多谢，多谢。〔外吊场〕香公，你多少年纪了？〔净作聋科，外〕多少年纪？〔净〕我八十三岁。〔外〕在此几年？〔净〕在此三十余年。〔外〕身上衣服谁管？〔净〕但得茶饭不补足矣，那计衣服。〔外〕王安那里？〔末〕小人伺候。〔外〕快取两匹布来，送香公做衣服穿。〔末〕知道了。布在此。〔外〕香公收下。王安回避。〔净〕多谢相公。〔外〕我问你，适才小道姑，他出家几年了？〔净〕多承布施。如今说起话长，你定要问出子眼？不要管他，请去洗澡。〔外〕你说与我知道，还有好处。〔净〕这等千个好处，倒不如一个见领笑留。这道姑叫做陈妙常，年方一十七岁。他父在日，官拜开封府丞。靖康兵乱，母子逃难分离，以此投庵出家。〔外〕他房在那里？〔净〕直在西首尽头，白云堂下就是。请相公洗澡安宿。

〔外〕溪溜合松声， 残霞弄晚晴。

〔净〕要知今日话， 难尽此时情。

第七出 依亲

【定风波】〔外上〕日染娇红云染绿，温泉晚试新妆束。〔老旦上〕朵朵谁教香剪玉。轻盈潇洒，怕逐风飘泊。〔外〕夫人，你看孩儿方去，时序易迁。闲亭池上，荷花又早开成云锦。可喜、可爱。〔老旦〕妾身夜来分付丫环办酒，与相公赏花，未知完否？〔外〕既有酒，将过来。〔老旦〕丫嬛那里？〔丑上〕来了。亭覆琅玕绿，杯倾菡萏红。酒在此间。〔外〕夫人，你看！红蕖紫萼生芳浦。醉扶落日，娇颤杨家女。额点胭脂心带苦，西风岂是怜香主。〔老旦〕怕听夜半池塘雨，飘泊红妆知几许？晓看风送木兰舟，愁断柔肠惜游子。

【园林好】〔外〕看天机锦云暗香，喜玉宇风摇艳妆。照水轻盈娇样，似越女出潇湘，似神女赴高唐。

【江儿水】〔老旦〕月坠胭脂冷，风摇翡翠狂。人归何处菱歌唱，银塘暮雨空凝望，儿郎貌比花相象。隔绝白云青嶂，把酒樽前，不觉玉泪临风惆怅。

【步步娇】〔净、末上〕离人去国愁孤往，长途倦足行不上。〔净〕陈旺，潘亲家家中，到也未曾？蒹葭倚傍在何方？〔末〕前村就是他门巷。〔净〕拭泪整残妆，不知他们肯认我穷形状。老身陈母是也。因遭兵火，与女孩儿拆散，无处栖身，只得同院子远奔潘亲家家中相依。院子，他家在何处？〔末〕迤逦行来，想是在这个村坊。男女数年不来，一时忘了。待我问一声：村上大哥，潘老爹家在何处？〔内应科〕前面大门楼就是。〔末〕多谢了。

【不是路】〔净〕你试问行藏，先进他家要酌量。你去和他讲，孤穷姻戚来相傍。〔末〕知道了。到华堂，殷勤顿首来投上。〔外〕起来，你是谁人到此？〔末〕欲说交颐泪两行。小人是陈家陈旺。〔老旦〕正是陈亲家的旺官。亲母安否何如？〔末〕言之不尽，他们亲自到门墙。〔老旦〕为何到此？莫非说谎？〔末〕敢为虚诳？敢为虚诳？

【前腔】〔外、老旦〕急走趋跄，迎候尊亲入草堂。深深拜，匆匆相接愧惶惶。〔净〕泪汪汪，故园兵火遭蜂嚷。膝下娇儿失雁行。孤身无倚，远投玉树怜飘荡。敢叨恩养，敢叨恩养。〔老旦〕亲母请坐，且自定息，细说一番。

【剔银灯】〔净〕骤然起兵戈扰攘，卷尘飞东奔西撞。娇儿拆散知何往，待寻取那知去向。〔合〕思量，孤身女娘，平白地分开虎狼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、老旦作悲科〕我媳妇孤身在那方？痛杀我梦劳魂想。变中幸得亲无恙。权且住柴门村巷。〔合前。净〕令郎公子为何不见？

〔老旦〕堂前游子赴春闱，两月音书未见归。

〔外〕今夜灯前添旧恨，〔净〕思儿念女泪双垂。

第八出 谈经

【临江仙】〔旦上〕松风惊枕簟，琴窗人坐壶天。〔净、丑、小旦扮道姑上〕昼长日赤苦烦煎，看荷来水殿，追燕入湘帘。〔旦〕钟磬草堂深，解箨森森笋作林。〔净、丑、小旦〕燕子双飞来复去，难禁，满腔心事对谁云。〔众〕陈姑稽首。〔旦〕众师兄到来，请坐。〔丑〕陈姑，昼长人静，重门难守。钱财竟没来方，酒食何曾入口。夜间翻来复去思量，我也管不得出乖露丑。〔旦〕师兄，你说那里话！我与你苦守清规，谨遵教旨，终成正果。今日无事，群集在此。不免请师父出来，谈经说法，洗濯尘心，有何不可。〔小旦〕正是，正是，去请。〔净阻科〕不要去请，我没工夫听经。适才报恩寺桂公约我施主人家看经，回来床上一话。我自要去了事。〔旦〕休得闲说，快请师父来。〔小旦〕众徒弟请师父出来讲经则个。〔老旦〕来了。

【好事近】〔老旦〕花影上帘栊，毕竟非色非空。闭关方自坐园中，又请谈经说颂。〔众〕师父，稽首。〔老旦〕徒弟们道来，今日请老身出来，要讲何经？〔旦〕众徒弟闲暇，欲听法华旨要，以此洗心焚香伺候。〔老旦〕善哉善哉！此经非同别典，乃我西方祖师，洪开方便，普度含灵。分品二十八门，解救百千万劫。真个是字字慈航，行行彼岸。故云：“假饶造孽如山重，不消妙法两三行。”你们听我讲说：

【梁州序】禅机玄妙，法流净土，一似莲开朵朵。天空云净，真如月印秋波。二十八门妙品，普度群迷，五蕴三支苦。行行开孽镜，你须把孽根磨，早办慈航出爱河。〔合，众合掌科〕蒙指点，当参悟。免沉沦万劫千回堕。齐合掌、念弥

陀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芳心冰洁，翠钿尘锁。怪胭脂把人耽误。蜂喧蝶嚷，春愁不上眉窝。〔作背科〕暗想分中恩爱，月下姻缘，不知曾了相思债。身如黄叶舞，逐流波。老去流年竟若何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净、丑〕叹浮生尽着尘疴，逐飞丸朝朝暮暮。看镜中消息，素改婆娑。我把芳年虚度，老大蹉跎，衣食浑无措。空门来托钵，做尼姑，也只是当年没奈何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小旦〕笑狂生直恁奔波，这妙法眼前因果。悟无明无着，梦想全无。你偏恋那火宅煎熬，幻海沦胥，忘却来生路。是非钟磬外，白云孤，一卷经销香一炉。〔合前。老旦〕众徒弟们，在此把这讲过经卷，细玩佛意，不可虚度。我去打坐片时。〔众〕请师父自便。〔老旦〕坐深入境寂，钟鼓又黄昏。香公，烧佛前晚香，琉璃内添上些油，不可忘了。〔内应科〕晓得。〔下。旦〕列位师兄，听了半日，身体疲倦。我们松棚下闲玩一番，多少是好。〔众〕使得使得。〔旦〕你看一轮明月，斜挂松梢。万籁无声，花阴满砌，可爱人也。〔净〕真个可爱。只少四个丈夫，同赏新篁池阁。〔众〕休得取笑。〔净〕尼姑尼姑，原有丈夫；只要趁些钱财，来戴这顶毗卢。

【节节高】〔旦〕冰轮映碧萝，晚凉多。一声钟磬禅堂暮。松阴坐，展素罗，藤床卧。天街几点流萤度。〔净、小旦〕久闻陈姑弹得好琴，求听一曲。女童，取琴过来。〔旦理琴科〕试操玉露，污耳污耳。欲听瑶琴月下弹，彩云暗逐飞琼度。〔外〕玉鉴银光散不收，红亭花老似含羞。风来借得些儿便，一曲琴声何处幽。小生步月闲吟，忽听琴声清婉，俨若白鹤冲霄、青鸾逸驾之韵。不免上前再听一番。呀，此处角门半开，挨身进去。〔做看科〕原来松棚之下，陈姑与众姑弹琴，可爱可爱。〔众〕方才弹得绝妙，再弹一曲如何？〔旦〕使得。

【前腔】〔众〕天风荡玉珂，泻银河，凉生玉指声凄楚。哀如诉，惹恨多，牵愁大。玉盘倒影穿帘幕。〔外作听科，旦〕为何琴弦急绝，敢是有人盗听？〔众〕这里那得人来。〔旦〕空门虽是隔红尘，怕花阴深处人藏躲。〔净、丑、小旦〕夜深了，我等告回罢。〔旦〕如此多慢了。〔净、小旦〕避暑过南轩，人归月满天。〔旦〕莫教春树鸟，惊起日高眠。〔下。外〕美哉乐哉！天下有此绝色，岂不是仙人掌上飞来，玉真宫中谪下。可惜投入空门，不免乘月题诗粉墙上，聊寄离情。仙姑明日经过，必然看见。王安那里？〔末〕才做故乡梦，又听主人声。有何分付？〔外〕快取文房四宝过来。〔末〕知道了。〔取科，外写科〕“一曲霓裳香雾薄，夜深偷向月中看。分明人坐天香窟，何事空门虚合欢。”〔放笔科〕

【尾】新诗怎得人酬和，天大样相思害我。诗、诗，千万做一个媒儿勾引他。

闲亭吟罢露华浓， 相见浑如一梦中。

玉漏敲残花外月， 金徽听彻柳边风。

第九出 会友

【满庭芳】〔生上〕身倚寒窗，时逢春暮，满目残红初褪。桃花浪里，飞鲸又困风云。回首云泥江树，那堪魂断清明。且扶持、恹恹病翮，应自惜连城。东风故拍游人面，柳丝似绾离人惯。歌管春回处处声，凤凰山隐黄金殿。人望故园天渐远，欲寄音书无个便。寻春且唱踏莎行，蜗名休挂些儿念。小生潘楷，向因会试开科，辞亲赴选。两场已进，颇自得意。不想病染离亭，难终策问。正是“钟鼎山林俱合命，人间宠辱不须惊。”幸得身安，不免到西湖上游玩一回，多少是好。

【一剪梅】〔外、末上〕捐驹几度建康城，堪厌风尘，还逐风尘。〔净上〕飞花点点怯残春，羞对游人，还逐游人。〔外〕帝城宫阙五云间，万国冠裳集禁班。〔净〕春暖千门喧鼓吹，天开十里好湖山。〔相见科，外、末〕我等在此会试，未得揭晓，好难排遣。特作小东，敢请二兄同往湖上一游如何？〔外〕使得使得。前面那人，好似吾辈朋友，不免上前相见。〔生〕三位高姓大名？〔外〕小子姓孙，名桂。〔末〕小子姓胡，名士元。〔净〕小子姓元，名伯通。俱领乡荐，今来会试。先生高姓大名？〔生〕潘必正，和州人也。在此赴试。〔净〕既是同袍，况对此佳景，同游乐一回如何？〔生〕多谢。

【甘州歌】〔净〕图画天然，看郁葱佳气，凤舞龙蟠。丹崖翠壁，掩映浪花云片。千寻金碧山间寺，几曲笙歌水上船。香尘滚，紫陌连。避秦人住在桃源。穿花外，出柳边，六桥红雨衬金鞦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松涛路径旋，看云深雾锁、上方宫殿。争驰车马，香风暗送红衫。僧房云惹茶烟起，村店风摇酒旆悬。花争笑，人竞喧，绣幢珠珞恍疑仙。山如旧，景自妍，春风吹鬓入流年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山深路渺漫。更扳萝扞壁，直上层峦。云霞镜净，乘空便欲骖鸾。湖烟乍起风色冷，山树凉生日影偏。烟光外，树杪间，栖鸦时带夕阳还。花村渡，柳岸船，一蓑风月老渔竿。

【前腔】〔末〕天开玉镜宽，又何嫌风雨，雪月花残。四时堪赏，有多少古今伤感。游魂暗掷芳尘去，好梦还留花鸟边。休回首，忆故园，汴州谁肯复留连。山含暝，灯火悬，天涯聚散各依然。〔生〕天色已晚，明日竭诚拜谢。〔净〕明日就是学生东道，敢请众兄，仍续旧游。

〔生〕湖上山光半有无，〔外〕水云高下影模糊。

〔末〕到城灯火家家夜，〔净〕明月还将醉客扶。

第十出 手谈

【番卜算】〔外上〕鸛鵲方托枝，駉骏嘶归路。咫尺巫山路转迷，应愧题红句。松关风动炎光薄，人坐清闲、清闲，肠断花间与梦间。昨宵拾得人间恨，空自熬煎、熬煎，拴锁离情上下弦。下官张于湖是也。因赴任建康，船到鍾山地方，天道炎热，借宿僧房。恐人知我是地方官长，故假说姓王，在此暂住。昨夜乘月闲吟，忽听仙姑弹琴，令人整整想了一夜，闻得他住西房，不免探望一回，多少是好。苔深令路滑，花密碍人行。白云深锁处，鸡犬杳无声。有人在此么？

【前腔】〔旦上〕花影转疏棂，鸟语惊幽梦。忽闻窗外有人声，还自惭迎送。相公稽首。〔外〕仙姑少礼。〔旦〕有失迎候，罪过万千。〔外〕轻谒禅堂，无任惭愧。〔旦〕不敢，请坐告茶。〔外〕仙姑，你昨夜瑶琴一曲邀残月，松梢露滴声悲切。归去洞房更漏水，巫山有梦和谁说？〔旦〕相公，我意絮沾泥心炼铁，从来不爱闲风月。莫把杨枝作柳枝，多情还向章台折。〔外〕小生戏谈，无烦介意。〔看科〕桌间棋枰甚精，敢是仙姑能棋？〔旦〕略知一二。〔外〕请教一局。〔旦〕香公那里？〔净上〕才烧佛座香，却扫堂前地。忽闻花外呼，慌忙又来至。师父有何分付？〔旦〕看棋枰过来，我与王相公下棋。一面看茶来吃。〔净〕是。〔掇桌笑科〕你两个不要不分皂白。〔旦〕咄！快去看茶！相公请先。〔外〕学生僭了。

【黄莺儿】〔外〕花院手闲敲，战楸枰两下交，争先布摆装圈套。双关那着，〔旦〕我输了这一子了。〔外〕单敲这着。〔外作思科，旦〕相公用心。〔外〕声迟思入风云巧。笑山樵，从他烂柯，不识我根苗。〔旦〕相公输了。〔外〕果然输了，还饶一着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换局更难饶，你热心机，我冷眼瞧。其间有路应难到。〔外〕待我点眼。〔旦〕我推开那着，点破你这着，双关那怕你能单吊。笑鸣蜩，纵横羽甲，千局总徒劳。〔外〕又是学生输了。〔旦〕相公故意相让。〔净〕江心烹玉液，山顶采云衣。茶在此间。请问相公，输赢若何？〔外〕仙姑连胜二局。〔净〕出奇，我说你敌他不过。〔外〕香公回避。〔净〕且贪闲处睡，不管是和非。〔下。外〕仙姑手中佳扇，为何无人题写？〔旦〕欲求足下濡染，未敢轻渎。〔外写科〕“碧玉簪冠金缕衣，玉如肌。从今休去说西施，怎如伊。香腻桃腮不傅粉，最偏宜。好对眉儿共眼儿，觑人痴。”〔旦接看科〕词章虽妙，只是言语太狂。我这里，清静堂中不卷帘，景幽然。闲花野草漫连天，莫狂言。〔外〕独坐洞房谁是伴？〔旦〕一炉烟，闲来窗下理琴弦，小神仙。相公：

【猫儿坠】〔旦〕新词艳逸，望报始投桃。争奈禅心爱寂寥，鸾台久已弃残膏。相告，休错认莲池，比做蓝桥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芳心玉洁，羽服剪霞绡。可惜姱容空自老，〔外背科〕蜂媒羞订凤鸾交。〔外揖科〕轻造，望恕却风流少年才调。

【尾】〔外〕是非偶尔空谈笑。〔旦〕好收拾作家腔调。这等没担儿相思你去别

处挑。〔外〕小生就此告辞了。〔旦〕冒犯，恕罪恕罪。

〔旦〕金焦落日映纱窗，一局棋消夏日长。

〔外〕明日骄骢卜归路，梦魂犹自惜余香。〔旦下〕

〔外〕王安那里？〔末应科〕王安，我在此不便，可作速打牌到建康，报说二十三日到任。快去！〔末〕知道了。〔外下。末云〕我老爹在此数日，想是与那道姑无缘，只得去了。正是：巫山隔渺茫，空作襄王梦。〔下〕

第十一出 闹会

【新水令】〔老旦上〕风扬幡影似龙飞，焚宝篆瑞烟初起。敲钟惊幻梦，说偈警沉迷。三宝皈依，三宝皈依，请大众齐临会。殿隐黄金相，云开宝月容。分经来白马，洗钵起黄龙。志心三宝在，回首万缘空。接引菩提路，龙华起梵宫。自家观主是也。为因今日九天雷神降生，不免唤出众徒弟们做些功课，仰答十方。倘有施主们来烧香酬愿，也好迎接。徒弟们那里？〔净、丑扮道姑上〕才离蒲团座，忙趋竹径来。鸟啼春去也，花落满苍苔。老师父稽首。〔老旦〕众徒弟到来。今日是九天降辰，唤你们出来做些功课。倘有施主们来烧香酬愿，也好迎接。〔众〕知道了。香公，一边敲钟，一边击鼓，大启佛会。〔小旦耿小姐、末门公、小丑梅香上〕

【探春令】〔小旦〕日映朱门松影里，香雾霭瑶池。镜台初月画娥眉，羞步怯，软腰围。

松几株，柳几株，红白莲花香满池，离巢燕学飞。这边低，那边低，花刺茸茸扯住衣，向前还自迟。进兴通报。〔末〕知道了，老师父，拜揖。耿衙小姐来还香愿。〔老旦〕快请，快请！小姐请坐。〔小旦〕为因上年曾许花幡、灯烛，特备白银十两。伏乞领纳回向，以了心愿。〔老旦〕小姐请坐，待我写疏正名。〔大净王公子引众家人上〕

【缕缕金】乘骏马，走花街。好寻闲处哄，闹中来。此是女贞观，车闾马隘。人人簇拥拜莲台，且停骖，看佛会。小使！这观内许多人拥，想是做什么道场。你通报，溧阳县中第一有名撒漫使钱的王公子来看佛会。〔相见科。老旦〕公子失迎，多罪多罪。请在鹤轩少坐，待耿小姐还了愿心，请过烧香。〔净〕不妨，你自去了你家的事，不要管我。〔下。老旦〕疏已写完，请小姐烧香。

【步步娇】〔小旦〕鼎爇沉檀，深深拜，瞻礼昙花盖。〔老旦挂幡科〕好幡，好幡。幡幢五色裁，丝丝绣出真堪爱。〔小旦〕合掌叩如来，愿增福寿如山海。〔老旦〕请过清芬轩告茶。〔下。净引众家人上〕

【折桂令】〔净〕好一似玉天仙何处飞来，髻绾螭簪，鬓髻鸾钗。爱杀俺蝶引蜂猜。花枝般娇颤，燕子的形骸。好一似紫鸾箫吹出凤台，却便似白羽扇飞下

瑶阶。打动我的情怀，牵惹我的情怀。如醉如呆。紫游缰误入、误入天台。〔下。老旦〕佛殿上无人，同小姐去看今日陈设道场一回。〔小旦〕这是观音佛。

【江儿水】〔老旦〕柴竹观音坐，白鹦哥时往来。〔小旦〕这是什么佛像？〔老旦〕这是释迦极乐西方界。〔小旦〕这壁厢是什么神像？〔老旦〕这是十八尊罗汉归南海。〔小旦〕这壁厢是什么菩萨？〔老旦〕这是五十三参形容改。〔小旦〕这些景象，好怕人来。为何也有披枷带锁在地下受苦的？为何也有幢幡宝盖、迎过桥的？〔老旦〕那幢幡宝盖迎送的，却是在世为善的；那披枷带锁受苦的，却是在世为恶的。这是地狱天堂刑械。早发慈悲，免受轮回孽债。〔小旦〕那壁厢又有人来了。〔老旦〕请过白云楼下看荷花，就吃些素斋。〔小旦〕使得。〔下。净引众上〕

【雁儿落带得胜令】〔净〕我为他动春心难摆划，我为他赊下了相思债。你看他笑盈盈花外来，哄得我闹嚷嚷魂不在。赤紧的害张生消瘦些，这一会病相如渴不解。恨只恨隔几重离恨天，苦只苦扯不拢的合欢带。疑猜，莫不是凌波袜在巫山外。若得个和也么谐，小使，我把他做活观音常跪拜。他又在那壁厢去了，我们再赶过去。〔下。老旦〕鹤轩花开茂盛，去看一回。

【侥侥令】〔老旦〕看鹤轩花满台。〔小旦〕那花外有人来，忙把轻罗遮羞态。怕人瞧，头懒抬。倒不如归去来。〔下〕

【收江南】〔净引众上〕呀！彩云飞，肠断呵、害杀我好难捱！我为他魂灵儿飞上楚阳台，那姮娥全然不采。他待要去来，我怎留他转来。没情趣的冤家心忒歹！〔下。老旦、小旦上〕搅扰多时，就此告别。

【园林好】〔老旦〕喜今日轩车远来。〔小旦〕蒙款曲清香宝斋。〔小旦〕厚德不胜感戴，重稽首拜如来，重回首别莲台。〔净引众上。小旦〕多谢了。〔老旦〕多简慢了。待老身远送。〔小旦〕殿上有客。〔老旦〕不妨。〔回头别公子科〕相公暂别，不得奉陪了。〔下。净〕罢了，罢了。

【沽美酒】〔净〕那冤家归去来，俏多情今还在。只见些花落东风点绿苔，佩环声，归仙宅。单相思今空害。丢下了一天丰采，并没有半分恩爱。我呵，拾得个美哉快哉。〔众〕爹又添些苦哉。〔净〕小使们，怎么苦哉？〔众〕小的们替爹割舍不得。〔净〕割舍不得什么？〔众〕呀，空撇下这许多风流摇摆！〔净〕咄！这相思定害杀我也！〔下〕

第十二出 下第

【菊花新】〔生上〕两度长安空泪洒，无栖燕傍谁家。梦魂化蝶入桐花，飘蓬人在天涯。

毗陵城下水悠悠，不洗古今愁。这里蓬窗人静，谁家玉笛横秋。意如中酒，情如伤剑，叶落谁收。欲傍夜归未得，更于何处藏羞。必正偶因下第，羞惭满面，难以回家。久居武林，不是长策。我有姑娘，幼年出家金陵女贞观。如今迢递到此相投，寄迹半年，那时节再作区处。迢迢行来，此处正是女贞观，不免径入则个。有人在此么？

【太平令】〔老旦上〕山径幽栖，谁过松关惊犬吠。经堂掩卷忙来至。呀！是必正侄儿，乍一见忽惊疑。我儿为何到此？

【前腔】〔生〕有话难题，骨肉相看两泪垂。困龙失水难归去，因此上远投栖。〔老旦〕我儿坐下。〔丑〕进安磕头。

【前腔】〔旦上〕心上猜疑，为甚堂前人语沸。忙来庭下探消息，为甚事动悲啼。〔相见科。旦〕这一位相公何来？〔老旦〕是我的侄儿，因下第羞归，远投观中。骨肉相看，不胜凄惨。侄儿，你把下第的事情，一一与姑娘说知。〔生〕姑娘请坐，听侄儿拜禀：

【桂枝香】沧溟飞电，鱼龙惊变。马头芳草长驱，浪里风云争战。两场已进，谁想第三场忽然一病，似枯鱼病鹤、似枯鱼病鹤，空怀霄汉。挨着寒鸡茅店，到禅关，借树栖凡鸟，分灯习蠹编。

【前腔】〔老旦〕一自风尘分面，常对云山增叹。汝父母虽隔，今日见我侄儿来啊，喜天涯瓜葛相逢，俨千里连枝重见。〔生哭科。老旦〕不须泪涟，不须泪涟，有日眉扬额点。且自雕虫刻篆。我这里尽清闲，有竹堪留客，无鱼可当餐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相公，看你眸含星电，气吞霜剑。逐骄阳汗湿征衫，且依圣水洗干尘面。听池中雨声、听池中雨声，有日云泓雾卷，龙蟠虎变。且停骖，尽醉三更月，休瞻万里天。

【前腔】〔丑〕松庭竹院，银塘玉槛。绿依依柳色轻柔，红拂拂荷香娇软。看清幽满檐、看清幽满檐。湘云遮簟，熏风吹面。这炎天、寄榻权消暑，行囊暂息肩。〔老旦〕我儿且在此住下，攻习诗书；待下科再去赴选。〔生〕多谢姑娘盛心。〔老旦〕香公那里？〔净上〕闲念一声佛，不堕众恶门，观主有何分付？〔老旦〕这相公是我侄儿，因下第到此。暂借云房，攻习诗书，以待下科上京赴选，你可收拾东首碧云楼上，与相公安息。

鹤轩西畔转清幽， 万竹凉生月满楼。
且看好山消旅况， 莫教花落惹新愁。

第十三出 求配

【梨花儿】〔净上〕风流子弟身飘荡，飘荡身裁风流样。自从见了那红妆，嚟！上床直想到大天亮。夜夜春风醉碧桃，梦魂长恋紫鸾箫。朝来又备金鞍马，骑傍银箠看

阿娇。自家王公子是也。自从见了女贞观那烧香小姐，每夜思量，终朝作念。想与他乘鸾跨凤，羞杀我径路无媒；要思量窃玉偷香，恨杀那侯门似海。不免叫小使出来，与他商议一番，多少是好。小使们那里？〔丑、末小使上〕听得爹爹叫，万事、无成到。万事、无成见爹。〔净〕呸！罢了罢了。我待要你干事，你倒说万事无成。我一事也成不得了，讨板子过来。〔丑、末〕爹听我说：小的姓草头万，名事；小的姓口天吴，名成。岂敢讥诮爹爹。〔净〕既是你的姓名，也罢了。〔内作叫骂科〕是谁在外边高声大嚷？〔净作慌，满场跪科〕不好了，娘来了，娘来了。是我分付小使们去庄上讨租，不敢胡嚷。〔丑、末〕娘进去许多时了。爹，起来罢，你也恐怕得紧。〔净〕我何尝怕着谁，我是天不怕来地不怕，溧阳县中惟我大。上山打虎如打牛，入水骑龙如骑马。官司队里我为尊，跌打场中有声价。〔丑、末〕娘又来了。〔净作跪、怕科〕若还听得说娘来了，惊得浑身骨头榨。〔丑、末〕好个不怕的。〔净〕咄，我只怕这些儿。此处娘要来，不好说话。我有一事，与你商议。你跟随我到后花园假山上。且寻芳草路，细说落花风。我儿，前日女贞观见了那一个烧香小姐，好不想杀了我。你两个怎生得一个计策，成就得此事，我重重赏你。〔丑〕爹，这不打紧。些须小事，何劳费心。小的今晚就成得。〔净〕好儿，好儿，你怎么这会干。〔丑〕爹爹干得我快活，我也要干得爹爹快活。〔净〕你且说来。〔丑〕我们叫上一二十人，明火执杖，爹爹装做大王，赶到耿家，拿住小姐，爹爹与他成事。小的们抢掠些家财，可不是一举两得？〔净〕啐！做出事来……〔丑〕爹爹自去顶缸。〔末〕爹不要费心，那个小姐嫁了王尚书家去了。倒是那女贞观中，有一个年幼道姑，其实标致，天下无比。〔净〕如何那日我不见他？〔末〕他有病，懒出见客。小的们知道他久了。爹，你听我道：那道姑呵，芙蓉印额，菡萏笼腮；两眉儿簇簇春山，一脸儿溶溶夜月；樱桃半颗摘得下，对人未语朱唇；瓠子初开摆得齐，欲笑含羞象齿。凝脂十指，春纤经雨笋抽芽；娇颤双尖，香迹印泥莲落瓣；穿一领白罗鹤氅，俨似那云驾来月殿姮娥；戴一顶碧玉霞冠，真个像水托出湘波仙子。若教他待月西厢，活描出个崔莺莺影身；假使他和亲北塞，认不出王昭君姊妹。秋波一转，铁世尊也要留情；笑口半开，木罗汉从教惹病。妖妖娆娆，天生成风和杨柳舞千条；袅袅婷婷，人世上春暖桃花开万朵。齐齐整整，要装做个色相烟霞，轻轻盈盈，自脱不得风尘脂粉。有人勾引动春心，不数他那误入天台；若个好逑成凤侣，真胜似那当年金谷。果然标致，不是虚传。〔净作跌倒科，丑〕爹！为何跌倒了？〔净〕说得我酥了。你两个就替我去叫他来。〔丑、末〕说不得这个自在话，成不得。爹要成此事，可寻凝春庵王师姑，他与他相好。爹爹央他去做媒，事方可谐。〔净〕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到凝春庵去。

【水底鱼儿】芳草凄凄，凝春庵在那里？行行不见，转教云树迷。

【前腔】〔丑、末〕转过长堤，临溪又过西。白云堆里，红日掩朱扉。此处就是了。〔净〕你快去通报。〔丑、末〕有人在此么？

【字字双】〔小净尼姑上〕自家生来最袅娜。〔丑〕真个？〔小净〕终朝吃素念弥陀。〔丑〕难过！〔小净〕和尚道人都要我。〔丑〕好货！〔小净〕门前那个又来拖？〔丑〕是我！〔小净〕原来是一位相公。相公何来？〔净〕我是溧阳王公子，特地到此，一事相烦，休得推阻。女贞观道姑陈妙常，十分美貌。我欲求他为婚，特浼姑姑作伐。〔小净〕阿

弥陀佛！他是出家人，怎么说得这一句落地狱的话。我不管这闲事。〔欲下，净作扯科〕你来，你来。你若成得此事，白银五十两，拿在此间谢你。〔小净〕拿来我看，不要哄我。〔净〕你既不肯，我去作成别人。〔净欲下，小净作扯科〕休得取笑。你有何分付？我明日就去说。

【四边静】〔净〕人间牛女天河隔，望君寄消息。即欲驾星桥，鸾台早妆饰。〔合〕黄金白璧，芳姿艳质。成就好姻缘，何须论相值。

【前腔】〔小净〕武陵有路云遮隔，乘鸾事难必。抱布结盟言，凤卜在朝夕。〔合前。丑〕婚姻事岂是偶然。〔净〕须要用心说来。〔末〕媒妁口必定会言。〔小净〕下聘礼只要五百，谢媒钱倒要一千。〔丑〕怎要得这许多？〔净〕也不少，准准还你一千。

第十四出 幽情

【菊花新】〔生上〕白云红树隔乡关，雁字南飞枕簟寒。好梦又惊还，剪西风败叶珊珊。梦里修书话别离，故园应自望归期，天涯尘染旧征衣。衰柳几株遮恨少，白云一片带愁飞。才见蔷薇又紫薇。小生潘必正，下第羞归，暂投女贞观中安息。偶见仙姑，修容光彩，艳丽夺人。此心羁绊，不忍轻去。乡土之思，每怀缕缕。正是：迷花原为看花至，恋却彩云忘白云。〔净上〕才出白云堂，又到清幽处。不见读书声，只听长吁气。潘相公稽首。〔生〕香公到来，有何话说？〔净〕陈姑煮茗焚香，特请相公清话片时，望乞不拒。〔生〕我就此同行。

【出队子】方添离恨，方添离恨，忽听花前传好音。缓寻芳径过闲庭，又听金铃犬吠迎。一阵香来，窗前桂阴。〔净〕陈师父，潘相公请到了！

【前腔】〔旦上〕急趋迎进，出帘迎进，草率相扳辱过存。相公稽首。〔生〕仙姑少礼，何劳过招。〔旦〕竹间禅舍草檐深，惟有清香共苦茗，白鹤双双，松下自鸣。自从相公到小庵，未及从容奉款。兹具一茶，伏乞矜许。〔生〕多谢。〔旦〕徒弟道宁、道成那里？〔丑道姑上〕天生眼瞎，又兼折脚。不会念经，只好捧盒。〔小旦道姑捧茶上〕才烹蟹眼，又煮云头。琥珀浮香，清风数瓯。茶在此间。相公请茶。〔丑〕相公，前日有一位相公，比你略老些儿，也来与我师父讲话。想是调戏我的师父，乞我师父夹脸嚙了八百八十八口啐气，抹干七八碗残唾去了。你休得又蹈前辙。你若惹我，我倒不打紧，随即奉承。〔旦〕休得胡说，快进去！〔丑〕我真个肯，不是取笑。若说谎，生疔疮。〔下。生〕好一个所在，敢是仙姑建造的？〔旦〕不敢。

【二郎神】〔旦〕我这里芳院静，满地松阴绝点尘。惟聒露的蝉声叶底频。湘帘花影，一树紫薇红晕。竹坞烟消阳羨春，分磁钵、可消烦紊。〔生〕仙姑还是自幼出家的、长大出家的？〔旦〕别家园，自幼年寄入空门。

【集贤宾】〔生〕博山云袅鸡舌焚，听深树啼莺。独守长门枕自温，那消息有

谁曾问！你看红新绿嫩，可惜老娇香腻粉。蜂衙蝶阵，闹嚷嚷也都只为着伤春。

【黄莺儿】〔旦〕芳草掩重门，住仙山欲避秦，门前怕有渔郎问。清闲此身，林泉片云，琐窗不管春愁恨。相公，你莫怪我说。免劳魂，巫山路远，空费梦中心。

【猫儿坠】〔生〕水云聚散，帘外倚斜曛，无限相思隔暮云。〔背唱〕从教病害客边人，衾枕，尽今宵泪渍啼痕。

【尾】〔净上〕青鸾远报阳台信，相公，那壁厢传言立请。观主着我来请相公，立等立等。〔生〕回首桃源云雾深。家姑呼唤，就此告别，多扰了。〔旦〕多简慢了。

〔旦〕一炷清香一盏茶， 尘心原不染仙家。

〔生〕可怜今夜凄凉月， 偏向离人窗外斜。

第十五出 破虏

【点绛唇】〔外上〕星挂旄头，将衰天运谁能救。为国耽忧，须早办亲争斗。裂土分茅一郡间，君恩民命两相关。从来为国心如血，早把吴钩日下安。自家建康太守张于湖是也。近闻兀术这厮，分兵南扰紧要地方。倘一时兵到，难以抵敌。昨已分付各所官兵，约定今日下操，不知可曾完备否？左右那里？〔末、小生扮二所官上〕腰下雪喷剑，马前云绕旗。百年承祖荫，敢不报明时。所官见。〔外〕近闻兀术南迁，侵袭地方。昨日分付整顿兵革，今日演操，可曾完备否？〔末云〕俱已完备，请老爷下操。〔众军士上见科，外〕汝等听我分付：

【解三醒】〔外〕操时节人人要精炼，斗时节个个要争先。国家重难军休怨，也只为保疆原。腾腾火发心上炎，赤眼吞胡星斗寒！〔合〕亲征战，亲征战，不吞胡誓不生还！

【前腔】〔所官〕论吾济世隆爵显，又岂敢自爱余年。旌旗滚滚云电闪，看剑戟雪霜寒。假饶他犯境来胡马，我这里仗剑争先雪大冤。〔合前。扮探子上〕报、报！〔外〕报甚事的？〔探子〕报达虏南侵事。〔外〕你说上来。

【番鼓儿】〔探子〕喧金鼓、喧金鼓，烈火满空烧。胡虏南来，势倾不小。〔外〕有多少人马？〔探子〕万马奔雷，那分多少！〔外〕众将官，就此起营！整顿弓刀，安排牙爪。奋勇当先，把腥膻迅扫！〔外、众下。净引众上〕

【前腔】轰雷阵、轰雷阵，旗鼓震山岳。浪滚长江，血淹芳草。前面是什么地方？〔众〕老鹳河了。老鹳河边，金陵将到。整顿弓刀，安排牙爪。〔外领众上〕奋勇当先，把腥膻迅扫！

〔末〕来将何人？〔净〕我是兀术四太子，亲自领兵。你何人？敢来对敌？〔末〕建康太守张爷亲自领兵。〔作对阵科，净众败下〕

【清江引】〔外〕胡奴万马齐奔走，兵卒休追后。我疆并我原，四境还吾守。喜孜孜凯唱肤功奏！

胡马犯天阙， 闻风心胆寒。
一鞭争胜处， 飞捷报平安。

第十六出 寄弄

【懒画眉】〔生上〕月明云淡露华浓，欹枕愁听四壁蛩，伤秋宋玉赋西风。落叶惊残梦，闲步芳尘数落红。小生看此溶溶夜月，悄悄闲庭。背井离乡，孤衾独枕，好生烦闷，只得在此闲玩片时。不免到白云楼下，散步一番，多少是好。〔下〕

【前腔】〔旦上〕粉墙花影自重重，帘卷残荷水殿风，抱琴弹向月明中。香裊金猊动，人在蓬莱第几宫。妙常连日冗冗俗事，未曾整备琴弦。今夜月明风静，水殿凉生，不免弹《潇湘水云》一曲，少寄幽情，有何不可。〔作弹科。生上听琴科〕

【前腔】步虚声度许飞琼，乍听还疑别院风，凄凄楚楚那声中。谁家夜月琴三弄，细数离情曲未终。此是陈姑弹琴，不免到他堂中，细听一番，多少是好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朱弦声杳恨溶溶，长叹空随几阵风。〔生〕仙姑弹得好琴。〔旦惊科〕仙郎何处入帘栊，早是人惊恐。〔生〕小生得罪了。〔旦〕莫不是为听云水声寒一曲中。〔生〕小生孤枕无眠，闲吟步月。忽听花下琴声嘹唳，清响绝伦，不觉步入到此。〔旦〕小道亦见月明如洗，夜色新凉，故尔操弄丝桐，少寄岑寂。欲乘此兴，请教一曲如何？〔生〕小生略记一二。弄斧班门，休笑休笑。〔生作弹、吟曰〕“雉朝 兮清霜，惨孤飞兮无双，念寡阴兮少阳，怨鰥居兮 徬徨。”〔旦〕此曲乃《雉朝飞》也。君方盛年，何故弹此无妻之曲？〔生〕小生实未曾有妻。〔旦〕也不干我事。〔生〕敢求仙姑，面教一曲如何？〔旦〕既听佳音，已清俗耳。何必初学，又乱芳声。〔生〕休得太谦。〔旦〕污耳、污耳〔作弹、吟曰〕“烟淡淡兮轻云，香霏霏兮桂阴，喜长宵兮孤冷，抱玉兔兮自温。”〔生〕此《广寒游》也，正是仙姑所弹。争奈终朝孤冷，难消遣些儿。〔旦〕相公，你听我道：

【朝元歌】长清短清，哪管人离恨。云心水心，有甚闲愁闷。一度春来，一番花褪，怎生上我眉痕。云掩柴门，钟儿磬儿枕上听；柏子坐中焚，梅花帐绝尘。果然是冰清玉润。长长短短，有谁评论？怕谁评论！

【前腔】〔生〕更深漏深，独坐谁相问？琴声怨声，两下无凭准。翡翠衾闲，芙蓉月印，三星照人如有心。露冷霜凝，衾儿枕儿谁共温？〔旦作怒科〕先生出言太狂，屡屡讥讪。莫非春心飘荡，尘念顿起。我就对你姑娘说来，看你如何分解！〔作背立科。生〕小生信口相嘲，言出颠倒，伏乞海涵。〔作跪，旦扶起科。生〕巫峡恨云深，桃源羞自寻。你是慈悲方寸，望恕却少年心性、少年心性。小生就此告辞。肯把心肠

铁样坚，〔旦作背语科〕岂无春意恋尘凡。〔生〕今朝两下轻离别，一夜相思枕上看。〔生作下科。旦〕潘相公，花阴深处，仔细行走。〔生回科〕借一灯行如何？〔旦急关门科。生〕陈姑十分有情，不免躲在此间，听他里面说些什么，便知分晓。〔旦〕潘郎，潘郎！

【前腔】你是个天生后生，曾占风流性。无情有情，只看你笑脸儿来相同。我也心里聪明，脸儿假狠，口儿里装做硬。待要应承，这羞惭、怎应他那一声。我见了他假惺惺，别了他常挂心。我看这些花阴月影，凄凄冷冷，照他孤另，照奴孤另。

夜深人静，不免抱琴进去安宿则个。此情空满怀，未许人知道。明月照孤帏，泪落知多少。〔下。生〕小生在此听了半晌，虽是不甚明白，

【前腔】我想他一声两声，句句含愁恨；我看他人情道情，多是尘凡性。妙常，你一曲琴声，凄清风韵，怎教你断送青春？那更玉软香温，情儿，意儿那些儿不动人。他独自理瑶琴，我独立得苍苔冷，分明是西厢形境。老天，老天！〔作揖科〕早成就少年秦晋、少年秦晋！

闲庭看明月， 有话和谁说？

榴花解相思， 瓣瓣飞红血。

第十七出 耽思

【谒金门】〔生病，丑扶上〕愁滋味，风雨暮秋天气。一枕相思头彻尾，如何消遣些。钟磬惊回枕上眠，客乡风雨恨人天，许多心事共谁言。〔丑〕病里偏教人易老，秋来转觉恨常添。只因些个事相牵。〔生〕进安，自从别了家乡至此，旅馆萧条，染成这病，怎生是好？〔丑〕官人，且耐心将息。我昨日到街市上起课来，说你这病是那阴人身上起的。不要呆了，且自消遣则个。门外有人言语，待我去看来，是那一个。

【一剪梅】〔老旦同旦上〕病中孤馆自嗟呀，才说离家，便恨离家。〔旦〕闲庭开遍紫薇花，人在天涯，病害天涯。〔老旦〕我侄儿染病书斋，要去看他。徒弟，我与你同走一遭。〔旦〕师父先请，徒弟随后。〔老旦〕转过荷香径，又来丹桂阴。〔生叹科，老旦〕忽闻长叹语，使我便关心。必正儿，连日病症如何？〔生〕越加沉重。〔老旦〕我儿，句容有一个方先生，在此课命，倒有些意思，不免请他来课算禳解。〔生〕使得。进安，你替我请句容方先生来。〔丑〕那个方先生？〔老旦〕就是大中桥边的。〔丑〕我知道，便去请来。眼底便教分祸福，暗里谁云无鬼神。方先生在家么？〔净上〕那个？

【水底鱼儿】算命通神，书符最有灵。人家来问我，开口要禳星。什么人在此？〔丑〕小人是女贞观中来的，请先生课命。〔净〕就去就去。才过溪桥，此间便是。〔丑〕方先生到了。〔相见科，老旦〕舍侄潘楷，偶因下第，寄住在此，忽染病症。特请先生课算禳

解。〔净〕曾买下三牲么？〔旦〕先生未曾课算，怎么先要三牲？〔净〕小子法术最高，四海闻名，那得一时闲空。今日有一二千人坐在我店中算命，闻得观公呼唤，只得到此。〔丑〕我来接你时，并无一人。〔净〕忘了、忘了。是昨日，是昨日。这等样，你把潘相公八字说来。〔生〕甲子年、乙亥月、甲子日、乙亥时。〔净〕好八字、好八字！两干不杂，地局和同。凡观人命，先看提纲。身旺坐强，必登廊庙。身衰坐弱，终处贫穷。推此八字，木生冬令，虽未及时，谓之将来者进。兼得亥子水源培植，此乃大富大贵之造也。争奈目下红鸾天喜星照命，又兼日犯岁君，灾殃必重，须得禳解方好。〔老旦〕我请个法师禳解如何？〔净〕你差了。我算命之外，又会行法。张天师门下第一个高徒是我。快办纸马香烛过来，我替你禳解。〔丑办香案科，净念〕上香上香，奉请家堂。山神土地，司命灶王。今日祝献，伏为潘郎。病不脱体，着枕郎当。身上发冷发热，口里要茶要汤。自从今日禳解，叫他早脱灾殃。神道，你若肯依我说，家家主荐，杀猪杀羊。你若不听我说，我叫你庙中无烛无香。只看今朝以后，若强便强。算来不得就好，也须打点些棺裳。一时魂不附体，大家哭得恹惶。〔丑〕呸！先生着了鬼了！〔净〕不是先生着鬼，我倒老实与你商量。你若让他这个病好，先请遣开傍边催命大王。〔老旦〕休得胡说！些须薄礼奉酬，请回罢。〔净〕多谢多谢。全凭一张嘴，赚尽四方财。〔下、老旦〕我儿，你把病症从头说与我做姑娘的知道。

【山坡羊】〔生〕呀，这病儿何曾经害，这病儿好难耽待；这病儿好似风前败叶，这病儿好似雨后花羞态。我难摆开，心头去复来。黄昏梦断，梦断天涯外。心事难提泪满腮，伤怀，〔老旦〕这病敢是风寒上来的？〔生〕不为风寒眼倦开；堪哀，〔老旦〕莫不是忧愁上来的？〔生〕不为忧愁头懒抬。

【前腔】〔老旦〕莫不是害了些王仲宣登楼的无奈？莫不是染了些楚三闾江潭流派？莫不是渴中山病儿转深？莫不是赋高唐愁孽债？心暗猜，莫不是扬子云阁上灾，非关病酒、也只为耽诗害。人在他乡须把愁肠解。堪哀，待思乡怎生归去来。伤怀，为瓜葛、空教我泪满腮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你想是念故园梦魂常在，你想是恨旅馆风尘难捱。你本是养骊珠时潜在渊，你本是爱栖梧暂托荆榛外。〔生〕我好恨。〔旦〕休恨来，愁肠须摆划。月圆月缺、月也有盈亏害，岂可人无一日灾。襟怀，你把那段心儿且放开。书斋，好听春雷天上来。〔老旦〕本当在此看你，殿上有人，我略去再来。〔旦〕相公，你可请医调治，我明日再来看你。〔生〕心病还须心上医。〔老旦〕休将闲口惹闲非。〔老同下，生作睡科，丑背云〕呸！只因闲口生心病，但愿你冤家早脱离。我东人做出这等模样，如何是好？

【前腔】〔丑〕我东人不尴不尬，到此处多愁多害。只为那三四更花晨月夕，惹下了十二时的孤眠独捱。官人吃药。〔生〕我不要药吃。〔丑〕心暗猜，病从根上来。思量到此，也只为欠了冤家债。怎能够成全双凤钗。痴呆，抄手无言难打孩。哀哉！书剑飘零甚日回。东人睡了，待我哄他一哄。东人，那仙姑在亭子上，接你说话。〔生〕我就来了。〔作病起科，丑〕我来扶你。〔生〕进安，你只在此间，不可来。〔生作行不

动科。丑〕还是我扶你。〔生〕不要来。〔生作跌科。丑〕没有人叫，还是我来扶你进去罢。
〔下〕

第十八出 叱谢

【卜算子】〔旦上〕朝来闻鸟啼，啼处惊人睡。展转不成眠，反侧啼红泪。春来秋去儿经过，不似今秋愁奈何。心事暗流银烛泪，恨随漂泊叶声多。妙常苦守清规，已经数载。无奈坐心未尽，俗念顿生。对景添愁，强制不定，可恨人也！

【桂枝香】奴似风掀黄叶，云遮残月。猛可的如醉如痴，独自个谁温谁热。把床儿打叠，把床儿打叠。方才梦枕儿上蝶，又惊回窗儿外铁。好难说，愁如雁字天边阵，泪似鹃花枝上血。

【前腔】云堂松舍，清灯长夜。听钟儿敲断黄昏，拥被儿卧看明月。心中自思，心中自思，猛可的身如火热，直恁的睡不宁贴。好难说，咽不下心头火，转添些长叹嗟。

笔墨在此，不免将我心事描写一词，聊寄幽情，消遣则个。〔词曰〕“松舍清灯闪闪，云堂钟鼓沉沉。黄昏独自展孤衾，欲睡先愁不稳。一念静中思动，遍身欲火难禁。强将津唾咽凡心，争奈凡心转盛。”〔净王尼姑上〕

【不是路】〔净〕径绕长蛇，要见的人儿何处也。把帘遮，落花满地空台榭，未许红尘略近些。开门，开门！〔旦〕是谁的吠犬迎来花外客？〔作藏词科〕我把冷眼儿窗前偷看者。〔净〕休躲撇，为因闲暇来松舍。〔旦〕向前迎接，向前迎接。远辱到此，有何话说？〔净〕久失相亲，特来听讲。〔旦〕你平日不好经典，如何要听讲？〔净〕我近日比前不同。前日月下，我亲见观音菩萨说道：你平日念佛，功德将满，只少得一百多声，祥云就来接你上天去。〔旦〕你何不做一会儿功夫，念完了，上天去。〔净〕人头上有些私债，未曾讨得；养下些狗羊鸡犬，未曾卖得；有几个相识和尚，舍他不得。因此上故意不念完了。〔旦〕你休得取笑，有何话说？〔净〕溧阳县中，有个王公子。人物标致，泼天富贵。他慕你仪容，欲求婚配，未知你意下若何？〔旦〕阿弥陀佛！我与你是出家人，怎么说这等落地狱的话？〔净〕夫妻之情，谁人不爱。享荣华富贵，强似在此清贫苦楚。〔旦〕休得多言，听我道：

【长拍】门外游蜂，门外游蜂，花间浪蝶，隔芳尘帘箔长遮。云寒月冷，这是自甘孤洁。〔净〕你好硬心肠。〔旦〕心胆硬如铁，又何劳嚷嚷，强来饶舌。清闲分同松柏老，岂肯做凡花墙外折。〔净〕他家十分豪富。〔旦〕从教富贵更豪奢，怎如我清贫守道，自有决烈。

【短拍】〔净〕鬓髻轻云，鬓髻轻云，眉弯新月，更可人海棠双颊。休把性儿

撇，看鸳鸯帐暖，那春生凤凰衾热。他指望连枝比翼，那知急煎煎镜破簪折。

【尾】〔旦〕从今断绝休来说。你上复那王公子啊，不须用这般锹掘。月殿花枝你休想去折。〔下。净〕他送也不送我，就进去了。敢是怪我也。

云雾锁天台， 媒红空自来。

心难常皎洁， 有日惹尘埃。

第十九出 词媁

【清平乐】〔旦上〕西风别院，黄菊都开遍。鹧鸪不知人意懒，对对飞来池畔。云淡水痕收，人傍凄凉立暮秋。蛩吟无断头，心事泪中流。懒把黄花插满头，见人还自羞。自与潘郎见后，不觉心神恍惚，情思飘荡。对此困人天气，好生伤感也！

【绣带儿】难提起，把十二个时辰付惨凄，沉沉病染相思。恨无眠残月窗西，更难听孤雁嘹呖。堆积、几番长叹，空自悲。怕春去，留不住少年颜色。奴家身体困倦，不免稳睡半晌则个。〔睡介〕

【宜春令】〔生上〕云房静，竹径斜。小生病起无聊，好生烦闷。不免往白云楼下，闲步一回，多少是好。欲求仙恨着天台路迷。问津何处？傍青松掩着花千树。悄地行来，乃是陈姑卧房。正值他独睡在此。〔作翻书介〕这是他看诵的经典，里面为注有字一幅？却是陈姑诗稿。词云：“松舍清灯闪闪，云堂钟鼓沉沉。黄昏独自展孤衾，欲睡先愁不稳。一念静中思动，遍身欲火难禁。强将津唾咽凡心，争奈凡心转盛。”细观此词，陈姑芳心尽露。敢是天就我的姻缘，把此词做个公案。伴残经香渺金猊，题红句情含绿绮。心知，此词入手啊，天付姻缘，送来佳会。待我揭帐戏他，看他如何回我。陈姑，陈姑。〔旦作惊起介〕

【降黄龙】惊疑，闪得我魄散魂飞。倦体轻盈，倩谁扶起。〔生〕小生在此相扶。〔作抱旦，旦怒介〕你是书生班辈，好个书生班辈。错认仙姑，比做神女。〔生〕差不多儿。文君幸见相如，两下情同鱼水。〔旦〕休题，文君佳趣。这其间、相如料难是你。〔生〕多分是小生无疑。〔旦〕潘郎好生无礼，我对你姑娘说来。〔生〕说我何事？〔旦〕秀才们偷香窃玉，意乱心迷。

【醉太平】〔生〕非痴，我青灯愁绪，听黄昏钟磬，夜半寒鸡。孤衾独抱，未曾睡，先愁不寐。相思，静中一念有谁知，欲火炎遍身难制。把凡心自咽，只少个萧郎同并，彩凤同骑。

【浣溪沙】〔旦〕你脸儿涎，情儿媚。话跷蹊，心自猜疑。〔生〕不必猜疑。〔旦寻词介，生〕小生拾得在此。〔旦〕好好还我的词来。若不还我，把你做贼论。〔生〕偷书不为贼。〔旦〕这场冤债诉凭谁，当初出口应难悔。罢、罢，一点灵犀托付伊。〔背

介〕几番羞解罗襦。〔生拜介〕

【滴溜子】合拜跪，此情有谁堪比。谩追思，此德何年报取。谁承望今宵牛女，银河咫尺间，巧一似穿针会。两下里青春、浓桃艳李。

【鲍老催】〔旦〕输情输意，鸳鸯已入牢笼计，恩情怕逐杨花起。一首词，两下缘，三生谜。相看又恐相抛弃。等闲忘却情容易，也不管人憔悴。〔生〕妙常，你道小生忘了此情。〔跪介〕老天在上，必正若忘了妙常今日之情，天诛地灭！

【猫儿坠】皇天在上，照证两心知，誓海盟山永不移。〔旦〕从今孽债染缁衣。欢娱，看双双一似凤求鸾配。

【尾】天长地久君须记，此日里恩情不暂离。从此后情词莫再题。今夜灯前见，还疑梦里来。〔下。丑上〕我东人在此，吟风弄月，夜去明来，终久着他刮上了。

【清江引】堪爱堪爱真堪爱，鸾凤情深如海。携手上阳台，了却相思债。他怎知有个人在窗儿外。

【皂角儿】〔生、旦同上〕两情浓同下蓝桥，战兢兢欢娱较少。成就了凤友鸾交，休忘却天长地老。为你病恹恹、只自耽，瘦怯怯、难自保。为着今朝，相偎相抱，力怯体娇；你休把私情漏泄，两下里供状难招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奴本是柔枝嫩条，休比做墙花路草。顾不得鸾雏燕娇，你恁意儿鸾颠凤倒。须记得或是忙、或是闲，或是迟、或是早。夜夜朝朝，何曾知道，这些关窍。春风一度，教我力怯魂消。

【尾】从今淡把蛾眉扫，妆一个内家腔调，把往日相思一担儿抛。〔丑〕不好了，不好了。观主知道，去叫地方拿你们两个送官，怎么是好？〔旦〕如何是好！〔丑〕不妨，我哄你两个，适才我替你遮瞒过了。我只要捉个头儿。〔生〕我在此，你休得这等胡说！〔丑〕既然相公在此，你只叫我一声。〔旦〕教我叫你什么？〔丑〕随你。〔旦〕进安哥！〔丑〕不好。除下哥字，添上相公二字。〔旦〕难道是进安相公？〔丑〕正是，正是。〔旦作难介，丑〕我就叫将起来。〔旦〕也罢！我便叫他一声，进安相公！〔丑笑介〕出庵奶奶！〔生〕怎么叫做出庵奶奶？〔丑〕没有我进安相公，安能奶奶出庵！〔生叱下〕

第二十出 诡媒

【普贤歌】〔小净上〕终朝奔走在街坊，布施亏咱口舌强。化些斋与粮，讨些烛与香。夜夜偷闲搂和尚。自家凝春庵王师姑是也。前日王公子托我到女贞观，说陈妙常亲事。不想他千不肯、万推辞，花言巧语，马扁他不动，如何是好？不免回复公子，教他别寻人去说。迤逦行来，此间便是。有人在此么？〔丑上〕闲庭落叶阶前复，静坐何人门外来。我公子亲事如何？〔小净〕不谐。〔丑〕罢了，我公子急等着你完事。今早又着我来叫你，

你倒说出这句话。〔小净〕如今怎么处？〔丑〕我教你一个法儿，哄他一哄。你只说陈妙常已请到在门外。我说你十分标致，他心动就来。你出去接他，不可抬头。待他进了书房中，又作区处。〔小净〕使得，使得。你去通报。〔丑〕公子有请。〔大净上〕

【前腔】朝朝夜夜醉红妆，睡起瞳瞳日上窗。桂花开得香，菊花开得黄。可惜金樽少个人儿赏。何人在此？〔丑〕王师姑请得陈妙常来见爷，在外等候。〔净〕好，好！〔丑〕还有事禀上爷。王师姑说爷十分标致，说得他心动，就来到此。教爷可低头迎接他，不可抬头。进了书房，凭爷处置。〔净〕好，好！会干事！会干事！〔两下作低头见介，净〕呸！我是开口等酒，那知你将没作有。教我心上花开，如何接着你这老狗！〔小净〕怕你脸上带着，使你不要抬头。亲事十分不肯，特来回复你这老牛！〔净〕他怎么不肯，只是你不会做媒。〔小净〕我再三去说，他再四不肯。只是哄他不动。你听我道来：

【大趺鼓】他真心爱出家。自甘守淡，不恋繁华，不容人说闲非话。空费我嘴喳喳，多谢蜂媒，及早回衙。

【前腔】〔大净〕惓惓望着他。鸳鸯合叠，花烛笼纱。今朝不见来堂下，空教我眼巴巴。多是蜂媒，不会开衙。事既如此，怎么处置他才好？〔小净〕我有一计策，特来与你商量。〔净〕有何计策？〔小净〕你着个能言的盛使到观中去。不可说出姓王，只说耿衙差人请师父到家，欲拜为师，讲经说法。先叫下轿夫，等他上轿。抬到家中，凭你处置，有何不可。〔净〕此计甚妙！

由他人伶俐，难脱这条计。

若还哄不来，教我空淘气。

第二十一出 姑阻

【月云高】〔旦上〕松梢月上，又早钟儿响。人约黄昏后，春暖梅花帐。倚定阑干，悄悄的将他望。猛可的花影动，我便觉心儿痒。呸！元来又不是他。那声音儿是风戛帘钩声韵长。那影子儿是鹤步空庭立那厢。等了这一会，还不见他来。我且回房中，再作区处。倦立庭前看月色，且回鸳帐坐香消。〔下〕

【前腔】〔生上〕梦回罗帐，睡起魂飘荡。才见云窗月，心到阳台上。静掩书斋，月上门偷傍。三春花信曾有约，七夕渡河人又来。〔下。老上〕欲觅闲消息，须教悄地来，夜深人不见，书馆把门开。不知我侄儿那里去了？不免叫他一声。必正侄儿那里？〔生上〕忽听得花间语，把小鹿儿在心头撞。姑娘拜揖。〔老〕书倒不读，却往那里行走？〔生〕在亭子上乘凉，为爱闲亭风露凉。〔老〕为何这等慌张？〔生〕失候尊前心意忙。〔老〕我儿，你听我道来：

【前腔】书当勤讲，奋志青云上。坐待春雷动，一跃桃花浪。姓字争先，不

堕前人望。夜半花间月，休去闲飘荡。好把流萤手自囊，当惜春风又过墙。也罢！你随我到经堂上去。一边我打坐，一边你读书。待我出定时，方去寢息，不可不依。从来佛教通儒教，要识儒修即佛修。〔扯生并下〕

【石榴花】〔旦上〕听残玉漏，展转动人愁。思量起，竟含羞。我把玉钗敲断凤凰头，傍孤灯暗数更筹。出乖露丑，这事儿落了他人后。想昨宵雨约云期，到今朝凤泣鸾愁。

【前腔】〔生上〕忙来月下，恨杀那人留。〔对旦揖介，旦背介，生〕小生来了。为甚事，泪双流？武陵人抱闷悠悠，夜深沉不饵鱼钩，心中暗愁。〔旦〕愁什么？把人丢下就是。〔生〕这话儿好教我参不透。只指望楚雨巫云，怎番做绿惨红愁！

【泣颜回】〔旦〕休说那风流，一霎时忘却绸缪，教我黄昏独自，等得月转西楼。将人便丢，那些个见你情儿厚。〔生〕小生不是故意来迟，几乎做将出来。正到半路，乞我那狠心的姑娘，走将来叫我。幸而听得，只得回转。不想他带我到禅堂去。他一边打坐，教我一边看书。他出定方放我回寝，以此来迟。〔跪介〕望恕小生之罪。〔旦〕看他愁模样堪爱堪怜，定不是将没作有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一日隔三秋，鸳鸯结牢锁心头。猩红一瓣，魂灵儿都为他钩。何曾下口，更难忘灯下鞋尖儿瘦。我若做浪蝶游蜂，老天啊，须教是裾马襟牛。

【尾】从今念却神前咒，今夜情难罢手，怎能够闰一个更儿相聚久。

花间泪落三更月，佛座人留两下情。

话向枕边说不尽，隔林鸡唱又天明。

第二十二出 促试

【珠落索】〔老旦上〕凤只与鸾孤，两下悲离旷。星前暗许抱衾裯，好教我难遮当。

本是鸾凰宿有缘，空门一见两留连。若教露出当场事，败我从前学坐禅。我想陈妙常与我侄儿，两下青春佳丽，意气相投。每每月下星前，事事东遮西掩。看他鼠窃，使我狐疑。倘若事露人知，败坏山门，有玷清白，如何是好？早晚间事情，那里防得他许多。不免叫侄儿出来，逼他赴选，绝了眼前往来，有何不可。侄儿那里？

【浣溪沙】〔生上〕梦里鸳鸯惊拆散，醒来泪眼未曾干。窗前又听得频呼唤。姑娘拜揖。〔老〕侄儿，我想你父亲生你一人，指望功成名就。虽是你身上青云，未登金殿，还是你身上一件不了的事情。如今春期将至，正好收拾书囊，前往临安赴试，休得留恋于此。〔生〕试期尚早，待明春去犹未迟。只是在此多扰姑娘。〔老怒介〕我岂为你在此搅扰，要你去赴试。我与你父亲连枝瓜葛，看你飘蓬，有何面目见你二亲？汝强留恋，自甘人下，又何

面目见你二亲乎？你二亲日后也要埋怨我。好痛杀人也！〔作悲介，生亦悲介〕谨依姑娘严命。只待作谢各房姑姑就去。〔老〕不消！待我叫他们出来送你便了。香公那里？请各房姑姑出来。〔内应〕知道了。〔进安同众姑姑上〕

【卜算子】荒径叶声干，闲庭人语沸。〔旦〕不知何事苦相牵，心下常萦系。〔老〕今日我侄儿起程赴试，特唤你们相送则个。〔旦〕为何平地有此说话？〔作含泪介，老〕进安，你可快收拾行李。〔丑〕平地起风波，暗里分鸾凤。〔下。老〕侄儿，你听我道：

【催拍】趁西风快着祖鞭，当及时看花上苑。休得留连，休得留连！你是瑚璉虹霓，怎做狐守鸿盘。休恋燕友莺俦，月下花前。〔合〕从此去献纳争先，亲玉陛，谒金銮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叹骥足盐车久淹，托萍梗风尘自转。〔背介〕有恨难言，有恨难言。扯断红丝，生剖青鸾。人逐孤鸿，泪染啼鹃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旦〕夕阳外千山万山，衰草路风寒水寒。〔背介〕把泪偷弹，把泪偷弹。千种离情，两下难言。意惹情牵，肠断心剌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众姑〕你本是鸿才俊英，偶暂住衡门考槃。几折征帆，几折征帆。眼底天涯，利锁名牵。一曲离歌，三叠阳关。〔合前〕

【前腔】〔丑挑行李上〕打叠起行囊一肩。〔生拜介〕忙拜谢尊姑膝前。〔老〕进安，你上来。着意相看，着意相看。野店寒鸡，水宿风餐。〔旦〕进安哥，雨雪长途，休教他食缺衣单。〔合前〕

【一撮棹】〔生〕马前路，恨杀人山外山。〔旦〕灯前梦，要见他难上难。〔生〕睁睁眼，两下里恨冲天。〔旦〕又怕人瞧破；待留他，怎上前？〔老〕休嗟叹。及早夺锦衣还。〔众姑〕春风里早把好音传。

【尾】〔生〕尊前拜别空留恋。〔旦背介〕我这里新愁千万，〔生作别旦、众姑介〕止不住泪潸潸，血染征衫。〔老旦〕徒弟们各自归房，我送侄儿到江口下船，明日方回。

好把芙蓉匣剑安，只愁风雪阻江关。

可怜不是轻离别，两下相看难上难。

第二十三出 追别

【水红花】〔老旦、生、丑上〕天空云淡蓼风寒，透衣单。江声凄惨，晚潮时带夕阳还。泪珠弹，离愁千万。〔生背〕欲待将言遮掩，怎禁他恶狠狠话儿剺，只得赴江关也罗。〔老〕落木静秋色，残晖浮暮云。〔生〕不知人别后，多少事关心。〔丑〕已到关口，梢水看船。〔净梢水上〕船在此。〔丑〕我相公上京赴试，叫你船到临安。赏你一两银子作船钱。〔净〕就去，就去。〔老〕就此开船，休得转来。我在阅江楼施主人家看你，明

日才回。〔生〕谨依姑娘严命。叶落眼中泪，风催江上船。〔老〕明年春得意，早报锦云笺。
〔生、丑下。老立高处望介〕

【前腔】〔旦上〕霎时间云雨暗巫山，闷无言，不茶不饭。满口儿何处诉愁烦。隔江关，怕他心淡，顾不得脚儿勤赶。〔作惊介〕呀！前面楼上，好似我观主模样。又早是我先看见他。若还撞见好羞惭，且躲在人家竹院也罗。〔下。老〕侄儿已去远，不免回观去罢。从今割断藕丝长，免系鸛鹏飞不去。〔下。旦上，哭介〕潘郎，潘郎！君去也，我来迟。两下相思只自知，心呆意似痴。行不动，瘦腰肢。且将心事托舟师，见他强似寄封书。梢水那里？〔小净上〕听得谁人叫，梢水就来到。到那里去的？〔旦〕我要买你一只小船，赶着前面会试的相公，寄封家书到临安去，船钱重谢。〔小净〕风大去不得。〔旦〕不要推辞，趁早开船赶上，宁可多送你些船钱。〔小净〕这等，下船下船！〔吴歌〕风打船头雨欲来，满天雪浪，那行教我把船开。白云阵阵催黄叶，惟有江上芙蓉独自开。

【红衲袄】〔旦〕奴好似江上芙蓉独自开，只落得冷凄凄飘泊轻盈态。恨当初与他曾结鸳鸯带，到如今怎生分开鸾凤钗。别时节羞答答，怕人瞧，头怎抬。到如今、闷昏昏，独自个耽着害。爱杀我、一对对鸳鸯波上也；羞杀我、哭啼啼今宵独自捱。〔同下。生、净、丑上。净吴歌〕满天风舞叶声干，远浦林疏日影寒。个些江声是南来北往流不尽的相思泪，只为那别时容易见时难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〕我只为别时容易见时难。你看那碧澄澄断送行人江上晚。昨宵啊！醉醺醺欢会知多少，今日里、情脉脉离愁有万千。莫不是锦堂欢，缘分浅，莫不是蓝桥倒，时运慳。伤心怕向篷窗见也，堆积相思两岸山。

【侥侥令】〔旦、小净上〕忙追赶，去人船，见风里正开帆。〔小净〕会试的潘相公！会试的潘相公！〔生〕忽听得人呼声声近，住兰桡，定眼看。是何人，且上前。〔旦〕是奴家。〔对哭介〕

【哭相思】〔生、旦〕半日里将伊不见，泪珠儿湿染红衫。〔旦〕事无端，恨无端，平白地风波拆锦鸳，羞将泪眼对人前。〔生〕那其间，到其间，我那姑娘啊，恶话儿将人紧紧拦，狠心直送我到江关。〔旦〕早晨叫我们送你上京。听得一声，好不惊死人也。不知何人走漏消息？敢是你的口儿不谨？以致如此。〔生〕小生肯对着何人说来？平地风波，痛肠难尽。〔旦〕别时节，众人面前，有话难提，有情难尽。因此上赶来送你。只是我心中千言万语，一时难尽。〔生〕多谢厚情，感铭肺腑。早晨众姑姑在前，不得一言相别，方抱痛伤。今得见你，如获珍宝。我与你同行一程如何？〔旦〕甚好。

【小桃红】秋江一望泪潸潸，怕向那孤篷看也。这别离中生出一苦难言，自拆散在霎时间。心儿上，眼儿边，血儿流，把我的香肌减也。恨杀那野水平川，生隔断银河水，断送我春老啼鹃。

【下山虎】〔生〕黄昏月下，意惹情牵。才照得双鸾镜，又早买别离船。哭得我两岸枫林都做了相思泪斑，打叠凄凉今夜眠。喜见我的多情面，花谢重开月

再圆。又怕你难留恋，好一似梦里相逢，教我愁怎言。

【醉迟归】〔旦〕意儿中无别见，忙来不为贪欢恋。只怕你新旧相看心变，追欢别院，怕不想旧有姻缘。那其间拚个死口含冤，到鬼灵庙诉出，灯前和你双双发愿。〔生〕想着你初相见，心甜意甜；想着你乍别时，山前水前。我怎敢转眼负盟言，我怎敢忘却些儿灯边枕边。只愁你形单影单，只愁你衾寒枕寒；哭得我哽咽喉干，一似秋风断猿。〔旦〕奴别君家，自当离却空门，洗心待君，君家休得忘了。奴有碧玉鸾簪一枝，原是奴家簪冠之物。送君为加冠之兆，伏乞笑纳，聊表别情。〔生〕多谢多谢。我有白玉鸳鸯扇坠一枚，原是我家君所赐，今日赠君，期为双鸳之兆。

【忆多娇】两意坚，月正圆。执手叮咛苦挂牵。我与你同上临安如何？〔旦〕我岂不欲，恐人嚷开是非，反害后边大事。欲共你同行难上难。早寄鸾笺，早寄鸾笺，免得我心肠挂牵。也罢，就此拜别。

【哭相思】夕阳古道催行晚，听江声泪染心寒。要知郎眼赤，只在望中看。〔生拜别介，下。旦〕重伫望，更盘桓，千愁万恨别离间。只教我青灯夜冷香消鸭，暮雨西风泣断猿。〔下〕

第二十四出 占儿

【太常引】〔净陈母、老旦同上〕长空秋影淡无痕，离恨起寒砧。〔净〕望眼泪盈盈，故园肠断黄昏。〔相见介，老〕亲在桑榆愁日暮，儿游霄汉几时归。秋容对镜渐消减，肠断空怜日九回。〔净〕吹败叶、满空飞，痛骨酸心渍满衣。逐水随风何处去，几番长望立斜晖。〔老〕亲母，我孩儿一去，杳无音信。多为春场不第，以此羞归，不知寄托何处？今番又是春场到了。〔净〕亲母，不必愁烦。令郎公子，他是聪明伶俐之人，好歹定有相见之日。只是我女儿流落，不知音信，好不痛杀我也！

【字字锦】〔老旦〕青霜入鬓鲜，落日流光短。离情解误人，惹下西风怨。恨当年，为着两字功名，闪得我儿愁母怨。天，天，山遥水远。我那儿，可不念着故园。思量故园、故园何日返。〔合〕恨跌綻了绣鞋尖，恨跌綻了绣鞋尖。望长安天远。我心儿里苦切，我心儿里苦切，守着个更更点点，凄凄冷冷；隔着个朝朝暮暮，思思念念。肠断了愁眉泪眼。

【前腔】〔净〕娘儿各一天，踪迹如蓬转。愁闻雨后蝉，怕见天边雁。恨从前，只为狼虎纷争，闪得我娘孤儿蹇。天，天！娇鸾打开，天若有心见怜，再得两下重相见。

〔合前。老旦〕亲母，且自宽解。近闻得邻近有个刘先生，号曰刘如见。此人起课通神，不免去请他来问卜儿女消息，少解愁烦，意下如何？〔净〕甚好。〔老旦〕当直的那里？〔末

上见介。老旦〕你去请刘如见先生来，我要问课。〔末〕知道了。刘先生有请。〔丑上〕海内人传旧有名，都将课命问先生。若来请我须钱到，自古无钱卦不灵。〔末〕先生，潘老爷家夫人相请起课，就要同去。〔丑〕小子就行。〔末〕夫人，刘先生到了。〔相见介。老旦〕特请先生问卜。〔丑〕既然如此，拿课筒去与老夫人祷告。〔老旦祷告介〕

【不是路】祷告苍天，我为儿取功名去不还；〔净祷告介〕我为儿拆散，未知生死会何年。〔丑〕夫人请坐，待我排卦。卦排圆。若论此卦，问男儿的：他禹门三跃鱼龙变；问女儿的：鹊驾重逢牛女欢。只在目下，就有应验。〔老旦〕先生休得差了。〔丑〕我怎么会差？这是上好之课，只要老夫人重重谢我。〔老旦〕愁怀顿解，谢天天早与人方便，喜从心愿。当直的，谢了先生。〔末〕先生，课钱在此，请收下。〔丑〕多谢多谢！能知《周易》理，会赚邓通钱。〔下〕

【雪狮子】〔老旦〕频频去卜金钱，金钱，似掷我珠泪悬。天边雁过声嘹唳，孤村外、孤村外，流水儿声喧。梦断夜如年。〔合〕你看秋风起也天，春风起也天。春去秋来，秋去春来，形孤影寡，想杀我膝下斑斓。

【前腔】〔净〕魂和梦，思和想，都做了泣凤哀猿。那离巢乳燕谁收管。愁肠断，愁肠断，何时再得重相见，似破镜得团圆。〔合〕秋风起也天，春风起也天。春去秋来，秋去春来，形孤影寡，想杀我掌上文鸳。

【尾】〔净〕今生只恐难相见，百折柔肠寸寸剌。〔老旦〕自古道人生离别难。

庭前红泪洒飞花，愁倚湘帘日影斜。

高树莫教啼野鸟，梦魂惊不到天涯。

第二十五出 奏策

【点降唇】〔末扮黄门上〕光霭庭燎，鸾铃声集鸡鸣早。簪笏盈朝，听静里乐奏钧天调。霜满衣，露满衣。霜露凄凄鬓已丝，闲处人眠那得知。星影微，月影微，颠倒裳衣恨起迟，忙处人愁办事时。下官宋朝一个小黄门是也。出入彤庭，往来紫禁。今日早朝，正当宫里临轩策问之日。忙来到此，天色尚早，朝门未开。你看那午门外办事的，踉踉跄跄，纷纷杂杂，滚将来一派苍蝇声，唤起处三度天鸡唱。明明灭灭，千灯隐隐似虹流；往往来来，万骑粼粼如雨集。冠金佩玉，那分得上下高低；嚙口衔枚，认不出燕、韩、赵、魏。凤阙云开曙光浮，灿灿绯袍分映日。龙楼烟散霞影动，荧荧金弁转如星。鼓打三通，坎坷阗阗，落残星、催残日、满空中浪卷蛟龙潮欲起；钟敲百下，惶惶涉涉，肃班寮、开禁掖、才听处关冲虎豹雨初来。那壁厢鹵簿人齐，森森严严，飞飞拂拂，旌旗闪映霞须动；这壁厢金吾会集，层层密密，晃晃铄铄，刀剑光凝雪眼开。象队初分，水晶帘、云母扇，掩掩映映，朱旗画戟，玉斧宝刀，奉着个现化身中天王帝坐红云；龙驹驻蹕，鸡舌香、凤膏烛，荧荧灿灿，翠盖珠

屏，豹干虎节，真见那再来世满月金仙临宝刹。春暖龙门，千千万万，纷纷奕奕，拥将来献策书生；风翻鸂鶒，堂堂楚楚、颀颀印印，都是都是那怀琛国土。一簇簇、一丛丛，齐齐整整，专听那金阙晓钟开万户；一队队、一班班，雍雍肃肃，都是那玉阶仙仗拥千官。你看那：深深沉沉，峨峨翼翼，望着的胆战心寒，九重开玉钥；巍巍凛凛，赫赫皇皇，对着的魂飞魄散，六驾拥金轮。忽听得半空中天乐齐鸣，又早见满殿里驾班毕集。道犹未了，圣驾早到。
〔众扮金吾、内官、昭容上，生、净、外随上〕

【出队子】〔众〕銮典登殿，鸾舆登殿，三下鸣鞭集万官。扇分日月列仙班，龙袞云霞天上看。丹凤衔书，日下听宣。〔末〕会举生员，俯伏候试。〔昭容〕圣驾临轩，愁策问诸士。尔士子其恪恭尽对。黄门官，颁题分策！

【驻云飞】〔末〕问尔诸贤：尧舜君民何者先？何者匡时乱？何者回天变？喲，恢复旧中原，何为长便？尔士谟谋、悉对彤庭献。圣主方求忠直言，万姓方求解倒悬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、外、净〕臣对愚言：尧舜临民仁政先。殿陛除谗谄，畿甸轻科敛。喲，选将任兵权，坚车致远。重赏崇恩，士卒同欢愿。恢复中原反掌间，汤武兵威一怒间。

〔内官收卷介，昭容〕诸士子卷完，俱出午门外候旨。众臣退班。〔众〕即看万舞群臣散，常侍千年圣主欢。〔众下。生、外、净吊场相见介。生〕列位老兄得意否？〔净〕小弟极得意，小弟卷子内直写云：“杀了秦桧，天下就平，中原就复。”〔生、外〕语句忒硬了些。〔净〕我下笔时，也思量不要惹他。后边写时节，改了一改。〔生、外〕改做怎么样的？〔净〕朝政悉委大臣秦老爷掌管，天下就平。〔生、外〕忒软了。〔净〕硬又不好，软又不好，教我也难弄。〔生〕老兄就是金陵元伯通先生？〔净〕正是。〔生笑〕向年湖上同游，今日得做同年，可喜可喜。〔净〕不敢。

聚散本无期， 相逢似有私。

明朝花发处， 谁折最高枝。

第二十六出 相宽

【东坡引】〔旦上〕君如水上萍，妾似风中烛。盈盈泪落悠悠路，愁眉空自戚，愁肠空自续。一双青眼，望着长安天样远。鹊噪灯花，暗卜何时得到家。长吁短叹，过去几时曾未惯。锦字新裁，望断关河雁不来。奴家自别藩郎，经今数月。暮想朝思，恹恹成害。对此凄凉时序，怎生消遣我这凄凉情况也啊！

【香罗带】你看，寒灯挑短檠，熏笼自温。孤鸿怕听窗外声。提起我那心头病也，空自睡不稳，梦还惊。凄凉怎生捱着枕。数尽那更筹也，短叹长吁千万

声。〔旦作隐几介。贴旦上〕

【卜算子】意结两情浓，自喜心相信。悄地转松阴。〔作窥窗介〕他近日里啊，为甚常愁闷。奴家观邻张二娘，曾与妙常结拜姊妹。他与我两下心事，胜似同胞。我连日穷冗，未曾来看他，不知他近日为何常是病害。你看今日又睡在此间，不免躲闪在此，看他醒来说些什么。〔旦作惊介〕方才着枕，又梦见门外有书报说潘郎中了。我惊醒将来，又是南柯一梦，可怪可怪。

【香罗带】萧郎无信音，恹恹愁闷，多应怀抱一个小情人，〔作呕吐介〕因此上呕病几曾停也。又见裙带短，好心惊。羞惭空自搵啼痕。怕有人知也，教我乱掩胡遮不出门。

【醉扶归】〔贴旦〕悄悄将伊从头问。〔旦作惊介〕失迎了，几时到此？〔贴旦〕方才到此。你在此说些什么？〔旦〕并不曾开口。〔贴旦〕何须苦苦假吞声。我知道你只为征车寂寞豫章城，因此上相思冷落临川郡。你不要瞒我，一句句我都听得了。你只为吹箫声断凤凰音，同衾早协熊罴梦。〔旦〕未曾说出心头闷，早先恨着意中人。无端月色与花阴，为那焦桐勾引我谐秦晋。实不瞒你，我与那潘郎，方好数宵。不意就被观主逼他赴试，一向杳无音信。身面上又做出这些事来，因此上写个人边言字杳无音，只教我目边点水流难尽。〔贴旦〕你与潘郎别时，曾与你说什么来？〔旦〕他许我夫妻之情，断不相忘。

【香柳娘】〔贴旦〕不须用泪零，不须用泪零。他是书生志诚，一言为定。且宽心自稳，且宽心自稳。他与你无情做有情，你何必旧恨添新恨。我有一句话和你说，你只要好看承此身，好看承此身。他与你儿女事关心，料他不把情儿冷。〔旦〕想他无定准，想他无定准。怕他富贵厌奴贫，怕他花柳人勾引。到三更四更，到三更四更，怕听孤雁两三声，残月半窗冷。渐恹恹瘦损，渐恹恹瘦损。我心儿里怕人嗔，口儿里怕人问。此事只好你知我知，千万不可说出与外人知道。

【尾声】再三嘱付相遮隐，此话牢拴方寸，〔贴旦〕我与你是何人，何须分付。你好把愁肠安顿。

〔旦〕两语相投坐转深，梅花分影动黄昏。

〔贴〕鱼书不负春来信，象榻何惭昼掩门。

第二十七出 擢第

【挂真儿】〔生冠带上〕满目新红惊树杪，莺啼处梦断魂消。野店寒鸡，草桥残月，暗把游人催老。记得离人哭渭城，如今新柳暗、短长亭，杜鹃啼出别离声。最苦是，千里此时情。未语泪先零。随他春梦去，两三程。漏声不歇枕边听，惊醒处，衾枕拥愁

兵。下官潘楷是也。叨蒙圣恩，幸中二甲进士。观政刑部，未卜归期。不免修书二封，着进安先回报喜，免得父母与陈姑挂念。进安那里？〔丑上〕京都夸得意，故国恨无聊。禀老爷，有何分付？〔生〕看笔砚过来。〔生作写书介〕

【五更转】自昔年离膝下，今经三载余。白云回首、回首应无际。扇枕温衾，番做个倚门倚闾。不孝儿，逆天罪，难饶怒。幸得天池奋迹、奋迹，雁塔题名字。欲慰亲堂，聊把别书寄。进安，你把这一封书，往河南太老爹奶奶处投下，说我明春就回了。〔又写介〕

【前腔】生别离秋江上，今经半载余。彩云梦断、梦断客窗泪。剩雨残云，番作孤灯长夜。我志冲霄，气吐霓，夸得意。当年有约、有约姻缘誓。指日南来，要把玉簪重会。进安过来，这一封书啊，

【好姐姐】你先去女贞观递书，说道我皇都得意。若问我归期啊，桃花将尽，是刘郎来会期。河南去，慈帏书报天涯字，早晚承恩衣锦归。

【前腔】〔丑〕拜别疾忙前去，回首隔、江云春树。泥金远报，教他两处知。他心喜，一边收拾相思泪，一边免寄天涯游子衣。

书去心同去，魂飞梦亦飞。

故乡今夜泪，血染杜鹃枝。

第二十八出 设计

【风入松】〔净上〕终朝独自坐沉吟，只为此劳魂。那人何日谐秦晋？空辜负年少青春。亲到桃花渡口，他见我、定留情。买笑追欢尽费心，千金无处买媒人。今朝亲到祆神庙，烈火休教梦里焚。自家王公子是也。只为陈妙常冤家，日日挂心，无计可处。昨日那王师姑设计甚妙，不免叫小使备马，亲到观中去，临机应变，哄得上轿，可不今夜就成全了此事。不免对老天许下天大愿心，保佑一说就来。〔作跪介〕老天！今日去请陈妙常得来，乌猪、白羊拜谢。〔丑暗上，云〕我帮一只鸭。〔净〕啐！你这小使，专会掉嘴。〔丑〕若得爹爹讨了陈道姑，省得终朝插我。〔净〕你休得胡说！快跟我到女贞观去。

【六么令】溪桥才转，见琳宫隐约松间。那人深卧白云闲。低声问，立门边，渔郎要入桃花院。此间就是他房。小使，你先进去。〔丑〕有人在此么？

【前腔】〔旦上〕柴扃昼掩，是何人来到松关？莫非青鸟寄云笺。亲自去，听他言。行藏又恐人瞧见。何人到此？〔丑〕小人是耿衙奶奶差来，欲拜足下为师，请到衙中谈经说法，已备轿相迎。〔旦背云〕我知道了。这是那王公子使他来计赚我的，待我哄他一哄。你家奶奶叫你同相公来接我，为何不见你相公进来？〔丑背云〕贼道贼道，他就知道了。待我去请他来。〔相公作诨介，旦〕相公，你听我道：

【蛮牌令】〔旦〕君家听相告，身已许蓬茅。为贪钟磬外，自结水云交。伴青松身闲意闲，共明月散诞逍遥。〔净〕久闻清雅，今见绝色，果不虚传。若是苦守清规，可不辜负了你的青春？〔旦〕念蒲质自甘弃捐，又何须雅念勤劳。

【前腔】〔净〕粉质似琼瑶，青鬓剪云绡。料应天上种，暂且谪尘嚣。念佛人何曾上天，住尘世且结鸾交。你若还苦守清规，可不负了蓝桥。

【忆多娇】〔旦〕看他村样乔，心暗焦。人隔星河路转遥，月印江心空自捞。收拾风骚，收拾风骚。今世里姻缘且歇这遭。多承枉顾，不及奉陪。好看青鸟入云去，笑杀山鸡空自飞。〔下。净低头作揖介。丑〕进去了，你吃他骂了。〔净〕他骂我什么来？〔丑〕他比你做山鸡野鸟。〔净〕这等可恶！

【前腔】他把我嘲，劈面捣，望断巫山云雾高。关出刘郎门外敲。此恨难消，此恨难消！管教他平白地风掀浪高。小使，临别关门似有情。〔丑〕爹，未见得。〔净〕羞花玉貌实轻盈。〔丑〕看来只是别寻好。〔净〕此事多应弄不成。我定要告他！定要告他！〔下〕

第二十九出 诟告

【七娘子】〔外上〕守官清似水，寇平万境同欢。郡守三年久，官居以作家。公庭民讼少，无事早收衙。左右的，与我拿出放告牌去！

【园林好】〔净上〕你骗我钱财赖婚。〔小净上〕你强逼我空门议亲。甘守清规本分，怎教我苦追寻！〔净〕拿你去诉公庭。王仁告状！〔外〕告什么状？〔净〕老爷，这一个王尼姑，口称有一年幼道姑，自愿还俗。骗小的财礼银十两，毁赖婚姻，特告爷台，望乞垂听。〔外〕如何你当初轻听他？

【玉胞肚】〔净〕当时轻信，只指望婚姻事成。谁知他计赚刘郎，空教我费尽钱神。如今教我无瓜抱蔓，蜂愁蝶恨怯残春。谁谓有鼠无牙怨未平。〔外〕尼姑怎么说？〔小净〕老爷，都是虚情。

【前腔】村家行径，强尼姑向空门结婚。只指望报李投桃，那顾他礼佛看经。他云堂松舍清闲，别有一番春。怎教我抱布街头强逼人？〔外〕你告那道姑、莫非是那女贞观的？〔净〕正是，正是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他是冰清玉润，怎便肯随波逐尘。〔外背介〕记当年邂逅禅房，他爱清幽、独理瑶琴。他既是道姑，王仁，你也不该强逼他为婚，你那王尼姑，也不该替人主婚作媒。谁知莲台人抱水云心，空学箫吹鸾凤音。左右，各打二十！〔打介〕你二人本该问罪，且饶你。赶出去罢！

〔外〕息讼愧分茅， 齐民政独劳。

〔净〕总教输甘板，〔小净〕赢得一身骚。

第三十出 情见

【夜游宫】〔老旦、旦上〕人去天涯几许，凝望处泪眼愁眉。〔旦〕睡不熟，枕头移过又移。没奈何，一番念、一番悲。〔老旦〕风吹云片片，飞尽桃花瓣。人归不似堂前燕，燕来肠欲断。〔旦〕夜深低嘱告，人在琐窗西畔。听玉笛惊春怨，此际愁肠千万段，朱颜消一半。师父稽首。〔老旦〕徒弟到来，我那侄儿一去，又见春残。天涯人远，悄无音信。奈何奈何！〔旦〕不知他功名若何？好歹定有信音来也。请自消遣则个。

【六犯清音】〔老旦〕天涯人别，春风花信，眼前几度惊心。衡阳雁杳，不知他曾上青云。别馆花惊发，离亭柳色新。〔旦背介〕凄凄雨，欲断魂。梦中芳草、是我意中人。〔老旦〕望断我云堂，何日开封字？〔旦背〕望断我锦帐，通宵喜合簪。〔老旦〕莫不是萧条旅馆？莫不是留恋帝京？〔旦背〕好教我常添萦挂，好教我偷将泪零。花飞又早红成阵。〔老旦〕事关心，把金钱暗卜，又恐涉游魂。

【不是路】〔丑上〕回首江滨，又见门前柳色阴，忙投奔。太奶奶，小奶奶，叩头。天边青鸟寄佳音。〔老旦〕怎么是这等称呼？敢是相公中了？〔丑〕中了！有书寄上。〔老旦〕意方伸，望中喜得龙门信，不枉我西风促去程。〔旦〕自沉吟，为何不问我旧时人？〔丑〕这一封书，单为着小奶奶亲事的。教我报君闻，刘郎到日桃花尽，他意在重封蜡一痕。〔旦作羞介〕休得胡说！〔丑〕休遮隐，两家供状今番定。你且看他书信。你们看书，小人就要往河南家去。才到石头城，又上汉阳路。〔老旦〕再住两日。〔丑〕不得久羁迟，东人曾嘱付。〔下。旦作开书介〕

【一封书】〔老旦〕尊姑听楷宣：花向长安马上看。今一事报言，陈女曾同枕席欢。两下姻缘簪已定，早卜归期合锦鸳。乞垂怜，望周全，夫妇恩深感百年。〔老旦〕好，好！出家人原来如此！罢，罢！今日之事，也是五百年前宿缘，天涯相会。不知你两人将何物作证，以成此事？〔旦〕潘官人以鸳坠为赠，奴以玉簪答之。〔老旦〕可喜，可喜！

【罗帐里坐】鸳鸯玉坠，碧霞玉簪。两物相赠，天教合欢。红丝翠幕，事非偶然。只是一件，虽是你两下夫妻前定，若是在我这里成亲，恐坏我的山门。你可到张二娘家住下。就托二娘为媒，待我侄儿回来，完娶便了。〔合〕空门恐怕外人嫌，及早去寻个别院。

【前腔】〔旦〕春红满面，含羞怎言；俗缘未断，把清规相玷。其间就里，是我三生旧缘。〔合前〕

收拾行囊过别船，从今好去了尘缘。

玉簪重会天涯外，始信红丝万里牵。

第三十一出 回观

【霜天晓角】〔生上〕来时江上，霜树添惆怅。此日人归春涨，满目花飞扰攘。去年逐雁来，雁字排愁阵。霜月照孤帏，离寂成多恨。今年逐燕来，燕逐飞花尽。着意向前飞，王谢堂应近。必正叨蒙圣恩，除授成都路永康军恤刑。路出金陵，不免先去就亲，往河南然后赴任，多少是好。左右的，奉敕就此起程！〔众上〕

【望吾乡】〔生〕花映宫袍，春风荡柳条，娇红吹落知多少！杜鹃声唤人归早，似为多情叫。〔合〕归心急，去路遥，石头城望楚天高。松阴下，曲径遥，朱扉掩映隔云霄〔生〕已到女贞观了，快进通报〔众〕有人在此么？〔老旦上〕

【卜算子】听得门前人语沸，马头簇映朱旗。〔生〕姑娘请上，待侄儿参拜。

【刮鼓令】当日寄上方，幸得衣沾佛座香。月下姻缘曾有约，得见云英在异乡，暗许配裴航。〔生作寻觅介〕今日为何不见他声音影响，又添愁闷泪沾裳。莫不是鹊驾隔参商？

【前腔】〔老旦〕我儿，书中意已详，秦晋相逢在一方。月夕花阴同蝶梦，鸳坠鸾簪合雁行。此女当初入观，也非偶然。夫妇事非常，陈姑少年遭兵靖康。母子分散，亏了观邻张二娘引领，来观焚修。因此上收入在云房。今日啊，那知道为你结鸾凰。你两人虽是夫妇前定，若在此成亲，恐怕玷坏我的山门。他原与二娘结拜姊妹，我先打发到他家住下。你可到彼处迎婚就是了。

瀛水喜登仙，红丝续旧缘。

要知双璧合，曾共种蓝田。

第三十二出 重效

【番卜算】〔旦上〕重整旧脂膏，为结新鸳侣。〔贴上〕妆台又学画蛾眉，人与花争媚。〔旦〕多少相思泪，换来人月圆。梦中今夜话，犹恐说当年。〔贴〕休更说从前，新欢续旧欢。可怜今夜别，相见是何年！妹妹，今日潘老爹迎娶你成婚，你可及早整妆则个。

【园林好】〔旦〕几曾去调朱傅铅？几曾爱鸾钗凤钿？对镜羞惭娇面，今日里别仙班，今日里谪尘凡！

【出队子】〔众执灯烛、鼓乐上介〕灯辉月朗，灯辉月朗，鹊度星桥会七襄。鸾

笙凤管吹悠扬，金榜人归乐洞房。天上人间，占断无双。〔净念诗赋请旦穿衣服介〕

【江儿水】〔贴〕忽听得人传接，门前鼓吹喧！绣襦罗袜新裁剪，云梳月掠重遮掩，鸾衾凤枕春无限。收拾空门经卷，且向鸾台，慢学齐眉举案。〔旦悲介。贴旦〕妹妹！如此喜事，为何堕下泪来？

【玉胞肚】〔旦〕我为别离难见。姐姐，感谢你看承数年，我想指引入观那时，这恩深结草难酬。况今朝弃撇尊颜，相看青眼泪空悬，要见多应是梦间。〔贴〕妹妹，请上舆罢！从教分手处，有梦托南柯。〔下。众〕禀夫人起轿。

【出队子】〔众〕瑶天环珮，瑶天环珮。云驾香车月下归。花明酒艳会瑶池，银烛辉煌满道遮。锦帐春宵，玉漏慢催。〔净扮掌礼上〕高折桂枝香，新婚昼锦堂。请出红娘子，相见贺新郎。老爷有请！

【西地锦】〔生上〕听得箫声催跨凤，似扶我两翼天风。〔掌礼念介〕郎才女貌实堪夸，玉蕊金枝护锦霞。只看今夜成亲后，明年养出十七八个小呱呱。啰唵哩唵，哩唵啰唵，啰唵哩哩哩哩！参天地，两拜，转身会礼。

【排歌】〔众〕仙犬休惊，桃源洞房，天生一对鸾凰。翠裙摇玉响琳琅，月度花风绮阁香。烧银烛，醉玉觞，新郎原是旧渔郎。芙蓉褥，玳瑁床，日高春暖睡鸳鸯。

【前腔】国土潘安，贤门孟光，芳姿玉立珪璋。当年若不寄云房，流落如今在那厢？脂粉态，锦绣肠，恩情地久与天长。人生事，信渺茫，萍踪明日又他乡。〔生〕左右的！快讨夫马，前往河南家去。夫人，我与你明早作别姑娘，就行罢了。〔旦〕正是如此。

合镜相看意颇浓，佳期重见婿乘龙。
当年不到毗陵驿，辜负好花空自红。

第三十三出 合庆

【忆秦娥】〔外、老旦上〕时光暮，又早见春到梅花。〔净上〕片片飞来蝴蝶耍。泪痕滚滚随他。〔外、老旦〕枝头花信暗生香，雪剪梅枝压粉墙。〔合〕春去秋来容易过，思儿念女泪沾裳。〔净〕亲家大人在上，老身搅扰多时，不见女儿消息，在此自觉惶愧。只索拜辞，以还故里。〔外、老旦〕亲母，说哪里话！瓜葛之亲，宵旦相依。但莫责我清贫简褻，在此垂老何妨。〔净〕多谢！〔老旦〕今日如此大雪，已曾分付安排酒肴，赏雪观梅，同亲母少坐如何？〔净〕多谢！

【二犯朝天子】〔外〕一团轻絮一团花，碎剪云绡薄，照月华。看他飞来飞去

乱如麻，炫银花。绣屏锦帐繁华，有几多爱他。梁园词赋堪夸，况竹炉味佳。

【前腔】〔净〕一阵风来一阵斜。万里彤云布，似落花。看他颠狂无主寄天涯，似飞沙。飘零逐马随车，有几多恨他。安门空自嗟呀，况孤踪似咱。

【菊花新】〔生、旦上。生〕数载椿萱隔面，如今喜到家园。〔旦〕娘儿生死各一天，要见何年得见。〔生〕夫人，且喜寒家已到，和你径入拜见。〔悲介〕

【哭相思】〔众〕长恨关河隔远，如今梦里团圆。〔外〕我儿，田园荒废，父母孤单。为何久留都下？〔生〕儿因功名羁绊，有违甘旨，万死何堪！〔老旦〕媳妇娇容俊雅，矩度从容，真乃吾家蘋蘩之妇。〔旦〕天涯归晚，有失承欢，深惭燕尔。〔老旦〕我儿，这是你旧日岳母，你可上前拜见。〔净〕贤婿，老身自遭兵火，拆散女孩儿，寄住潭府。深蒙尊君尊堂款留，实实惶愧！今日见你夫妇，想起我的女儿，好生痛杀我也！〔生〕岳母在上，不必愁烦。令爱虽未知存亡，小婿在此，亦可承欢暮年。〔旦背介〕我的母亲旧时模样，与此位老夫人相象。若还在此，可不雪鬓霜垂，也是这般老了。如今一见，好生想杀我也！

【皂罗袍】〔净〕子母经年分散，喜芸窗脱迹，服冕乘轩。〔生〕岳母，为何双泪涌流泉？夫人，为何两下频频看？〔旦〕你的岳母似我萱堂一般。〔净〕你的尊阃似我孩儿一般。教人两下重留恋。

【江儿水】〔老旦〕我儿，你把夫和妇姻亲对我言，如何聚首为家眷？〔生〕我在姑娘观中时相见，玉簪鸳坠红丝绶。月下姻缘天遣，幸得身荣合卺，归来庭院。

【五供养】〔净〕事非偶然。贤婿，你把鸳坠借我一看。〔作看介〕这鸳坠分明是我家传。小夫人，何方来得取，说与我免愁烦。〔旦〕是我那娘亲自幼教奴佩绶，提起分离事，教我好埋怨。〔净〕小夫人高姓、何方人氏？〔旦〕陈姓娇莲，与母在潭州分散。〔净〕既然如此，你就是我的女儿！〔旦〕我的母亲！〔跪哭介，外〕这玉簪也是我家聘物，可喜可喜。

【玉交枝】〔外〕天涯重见，喜蒹葭姻缘两全。〔老旦〕儿荣妇见真堪羡，相看老景椿萱。〔生〕夫妻簿上真有缘，娘儿在地下重逢面。恨当初鸾只凤单，喜今日夫荣妻显。

【川拨棹】〔众〕重重怨，顿教人开笑颜。幸吾盟得遂从前、幸吾盟得遂从前。办明香答谢天，效于飞共百年。

【余文】收场大梦如蓬转，堪笑才情雅念，慢把新词作话传。

京兆府当年指腹，女贞观重会玉簪。

慢写出风情月思，画堂前侑酒承欢。